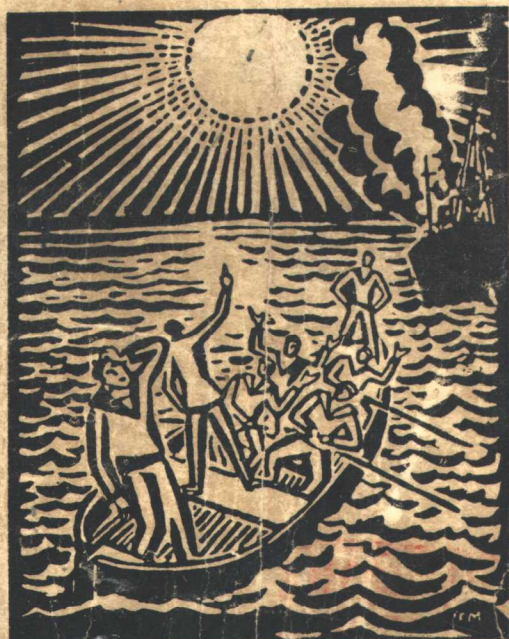


沉醉的太陽

沈 蕪 先 楊 開 渠 譯



上 海 復 興 書 局 印 行



陽太的醉泥

著原夫可特拉格聯蘇
譯 樂開陽 沈端沈

行印局書興復

關於格拉特考夫

費育特·格拉特考夫，一八八三年出生。貧農，放浪生活與流浪無產者的環境。十歲的時候，就離開故鄉，有時候流浪到伏爾伽河邊的漁場，有時候飄零到加斯比海岸，有時候還在高加索地方當過農夫。此後，做過藥材店的徒弟，石版店的學徒，和印刷所的童工。一九一〇年，十八歲才卒業于市立小學。窮困，飢寒 疾病，參加革命團體，亡命，被捕，業納地方的三年間的流刑，最後到了庫防，成爲布爾希維克，積極的參加了爲着解放的戰爭。

處女作是以體驗爲題材的依茲郭衣（流刑），最爲世界無產階級所傳誦的作品是水門汀。

沈醉的太陽序·

沈醉的太陽是水門汀以後的作品。全文根據日譯。一至三章，端先譯，曾在萌芽雜誌發表，四至十四章，開渠譯。

沉醉的太陽

這天早上，馬爾賽也是照例的在七點鐘起身，不洗臉，不梳頭，就是這樣的跑到了露台前面。蘇斐亞·彼德羅維那仰睡在對面牆邊，臉色很白，似乎朝睡方酣，所以差不多可以聽見她呼吸的聲響。

馬爾賽偷偷地望了一下，覺得彼德羅維那已經非常的衰老，不覺吃驚起來。顏面和胸口的皮膚，好像塗了一層灰塵一樣，沒有光澤，而且已經起了皺紋，鼻子好像鳥嘴一樣地突出，從她半開不閉的嘴裏，毫無生氣地露出了一副乾黃的牙齒。不過，祇有嘴唇，還是非常的滋潤，完全好像處女一樣。她們兩個，在這個保養院裏已經住了兩個禮

拜，從來的那一天起，她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一個是十七歲的女子青年××黨黨員，一個是已經入黨二十年的××黨人。

馬爾賽爲着不願驚醒蘇斐亞的好夢，所以像一般的打開了到露台去的門戶；走出之後，重新將牠輕輕的關好。路上，充滿了光輝的空氣，在夜間洗淨了的蒼空；稍稍帶着一點霧露而還是閃耀着的海灣，都是突然的使她的心旌搖蕩起來。空中，薔薇色的海鷗在那裏飛翔；在接近斷崖的彼方，海水好像瀑布一般的衝洗着海灘的貝殼，而發出了一種呼嘯一般的聲音。聽到這種聲音，立刻使我們想到，好像眼睛的不能看見的那種地球的偉大的工作，是在什麼很深的地下進行。發出青光的那種轟聲，透明的，黃金色的天空，海的香味，——海草和軟體動物的那種難聞的臭味——馬爾賽感到了這種火焰一般的空氣，心裏立刻覺得輕快起來，她高舉着兩手，飄飄地，差不多想要飛上天去。

下面，廣大的三角形的廣場，完全晒着太陽；廣場的中央，豎着一塊古風的青黑色的碑坊。牠的前面，是一片平地，在那裏，紺色白色的閑靜的住宅，輕輕地，美麗地，好像爬行一般地一直排列到山的頂上。

步道和露台之間，空氣在那兒搖動。馬爾賽好像有點眩暈，在她心底發出了一種非常甜蜜的琴聲。

在路上的椅子旁邊，坐着一個穿着破皮鞋的，白頭髮的亞爾米痕的擦皮鞋的老人。他爲着要想得到主顧，所以他的心絃也在鳴動。從上面看下去的時候，這個老人非常滑稽，好像，是一根被溼氣腐蝕了的木棒。

三個賣牛奶的女人，肩上背着天秤，手裏拿了乳罐，從旁邊走過。其中一個忽然絆了一交，倒在地上。於是，很大的乳罐發出咯咯的聲音，在石頭路上滾過，牛乳好像河水一樣的四面流動，在地上

畫了一個奇怪的海洋一般的地圖。女人哭喊起來，捏着鼻子，坐在地上，將身體左右的搖動。其他兩個同伴的女人，祇是稍稍站了一下，重新笑着望前面走去。女人似乎很生氣地拿起秤桿，去毆打那地上的石子。但是，那擦皮鞋的亞爾米痕老人，還是泰然的坐着。他用一種衰弱的音調，慢慢地說：

“你，用着沒有罪的棒去打他嗎？……癡了？……在你的頭上打一下看！——很痛的吧，……啊哈哈……”

馬爾賽很響地笑了。海，蒸熱的空氣，海鷗，好像都和她一起地發出了歡聲。賣牛奶的女人和那個善良的老人，都是同樣地滑稽。馬爾賽好像高高地飛在天上，她的那種翱翔，她的那種輕快，使她心身恍惚起來。賣牛奶的女人，也不覺得可憐，滴了的牛奶，也不覺得可惜，——什麼都沒有事情，在她，覺得要注意的，祇是那黃金色的清晨，落花一般的飛鳥，以及充滿了潮水香味的那種琥珀色

的空氣。

露台下面，耶沙·馬琴好像孩子一般的跑了出來。赤膊身上面，穿着一件毛繩線衫，從牠編縫裏面，可以看出褐色的皮膚。兩手很大，被太陽燒成紅黑色的頭髮，好像火花一般的散着。每天早上，他照例的是在這個時候出來，兩手當作擴音器一般的放在嘴上，望着露台上面，向馬爾賽招呼。

“馬爾賽！夜盲的姑娘！快從樓上跑下來吧，否則，太陽菩薩就會走了！”

耶沙跑到賣牛奶的女人那邊，將她攙了起來，使她立定身體。

“喂！你這位伯母！站住吧！……那個罐頭，哦，還有一個，那麼回去吧，——你的牛奶，已被太陽喝去了，這不是很好嗎？”

女人背了挑着乳罐的天秤，在地上頓了一腳，似乎很抱怨地望着保養院的大門，高聲地喊：

“癩病鬼！強盜！你們到這裏來享福，倒使我們受罪！……吃喝着官費的食物，快給我去胖死了吧！”

耶沙剪刀型地擺着步位，在陽光下面高聲地笑了出來。他的牙齒發光，在巴掌上現出了年輕的皺紋。

亞爾米痕人還在那裏呼喚：

“哈哈，蠢女人！你踏躓了牛奶？你打了地皮，還要和人相罵？……哈哈……”

馬爾賽故意地一聲不響，他想要觀察，耶沙看見了自己的時候，究竟做種什麼模樣。

“馬爾賽！你已經在這裏了嗎？啊；你這個歹人！跳下來吧！”

露台上面，地方很小，但是他們想要跳躍，想要歡笑，他們，想到海水裏去洗澡。最好，能夠跳進反映着日光的綠水，一直游泳到對岸，而永久不再回來。馬爾賽推開了到寢室去的房門，於是朝晨的

空氣，溫暖的微風，驟雨一般的潮響，一時的望着室內奔跑進來。但是，馬爾賽聞到了室內的那種夜間和夢中的香味，立刻吃驚起來。因為這樣喧鬧着的她們，是照例的足以妨害蘇斐亞的安睡的。

“馬爾賽，我已經醒了呢，你不用拘束的！”

這樣說着，蘇斐亞·彼德羅維那臉上，帶着母親一般的溫和的微笑。

“蘇斐亞！我是大呆人呢！不要放開我！用刺蝟皮的手套來抓住我吧！”

“那馬琴又將你從牀上拖了起來？他真是個可笑的孩子了。他來叫你的時候，你真是很敏感呢！”

馬爾賽爲着藏匿自己的笑容，將身子靠在寢室的門上。

“那人在我看來是很必要的。什麼聰明，認真，相貌，……一樣都沒有，他祇是一個頑皮的孩子，……而且患了什麼神經衰弱……”

馬爾賽說着耶沙的壞話，像唱歌一般的說：

“我是神——經——衰——弱……CY的宣傳運動，……幹得太努力了……這是身體的疲勞……”

蘇斐亞充滿了情愛，靜靜地笑了，那種神態，完全和母親一樣。

沿着廣闊的大理石階段，垂懸着一條絨氈的長路。階段的兩端，混雜着無花果和棕櫚的樹葉。馬爾賽穿着軟鞋，從階段上面下來。絨氈踏在腳下，好像生物一樣的倒退轉去。從階段到屋頂，是一處廣闊的空間，張着玻璃的屋頂，受着陽光的直射。從屋頂上面射下來的光線，變成琥珀色的線條，在牆壁上面映出了火焰一般的模樣，而和無花果的葉子，融在一起。黃金色的塵埃的旋風，在陽光裏面閃耀，好像無數的真珠在那裏流動。

馬爾賽很快地跑下階段，從很遠的街上，聽到了一種音樂，好像有許多羣衆，愉快地在那裏奔走。

大門前面的大理石噴水池旁邊，站着五六個人。因為光線很暗，所以辨別不出是誰，而祇看見幾個灰色的陰影。噴水發出響聲，向空中發射，細長的水柱，高高地開出了透明的花兒。一會子，立刻變成飛沫，好像一個圓形的水盤一樣，流星一般的降落下來。在她前面，直挺挺地站着一個男子。身材很高，蓄着細長的，尾巴一樣的口鬚，手裏拿了頭上包金的很粗的手杖，張着渾濁的眼睛，嘴裏哼着：

“美麗……”

不論什麼時候，他總用很強的語氣，敘述這種說話，——這是豐富地包含了意義和感情的言語。

馬爾賽好好地整了一下潤澤的頭髮，行了一個青年團的敬禮。

這時候，有一個初次見面的男子，注意地望着她的容貌。他背着噴水，兩手塞在衣袋裏面，在他黑眉毛下面，用他黑亮的眼珠，不轉瞬地望着馬爾

養的身體。他的頭髮完全剃光，頭蓋上面，還是青青地剩着剃刀的痕跡。臉上也是方才剃過，古銅一般的面色，頰骨很高，嘴上浮着一種似乎看不起別人一般的微笑。白襯衫的胸鈕，完全不曾扣好，從胸脯中央，露出了茸茸的毛髮。他，具備着一種笨重的威嚇他人的孤獨的容貌，在馬爾賽看來，好像他一個人塞住了大門一樣。這樣的人，她從前也曾見過，但是，那都是官僚和銀行家一類的人物。馬爾賽很怕這些人相，所以從來不敢和這些人接近。那人的眼裏，浮映着一種動物性的，貪食一般的，獐猛的東西。他的視線，好像金屬性的東西一樣，所以被他注視着的人們，便會感到難堪的不快。馬爾賽悄悄地走出了屋外，於是，太陽和天空的光輝，立刻使她的眼睛眩暈起來。

當她看見馬琴的時候，立刻就被他一把抓住，所以她身體向前一撞，不意地撞在站在旁邊的梅仁宰夫身上。他，是一個面熟的青年××黨員，因

爲不時的壓迫馬爾賽，所以當她看見他的時候，就是不說言語，也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難過。他，從來不曾帶過微笑。一天到晚，似乎總在那裏默想。除出自己之外，在他看來，好像全是蠢漢。對於中年的人，他大概都和他們說話，但是因爲他的言語乾燥無味，所以和他談話的人們，都會感到倦怠，而立刻要想逃開。他的身體，並不怎樣強健，頭上已經長了白髮，臉部很瘦，身上穿着一件很髒的外套。這時候，他也是隔着非常用心的身體，用他非常冷淡的眼光，好像觀望空氣一樣地將她看了一眼。回轉身來，一步一步的走近馬琴的身邊，一把抓住了他毛繩的衣服。

“青年團員的我們，批判是該禁止的事情！批判起來，就會陷入邪道。××黨已經好好的造成了一種格式，已經替我們想好了法子。反對這些的，一切都是邪道，所謂邪道，就是危害本黨的東西！所以，我們假使要不入邪道，那麼你應該一句句地

將決議文記在心裏，連做夢的時候也不要忘記。”

馬琴隔着肩膀，用一種無法可想的眼光，望着馬爾賽的身體。好像求救一般的捏住了馬爾賽的手，暫時的沈默了一下。但是，立刻抬起頭來，望着左肩痠攣一下，他的眼色帶了惡意，臉色變成蒼白，用他乾燥的舌頭舐了一下嘴唇。馬爾賽聽不慣梅仁宰夫的那種延長了聲音和說教一般的言語，她的心裏非常的憎怒起來。

“但是，什麼議決文，我一句也不記得呢！”

梅仁宰夫用他鈍重的眼光，望着對方的女人，生起氣來，往後退了一步。

“什麼？青年團黨員的你，對於我黨的規定，可以取這樣的態度的嗎？”

梅仁宰夫氣得發呆，望着女人，憤然地望她身邊走過，跑上了正門前面的階梯。

當馬爾賽重新感覺到了馬琴的被陽光晒暖了的兩手，和他瘦長的身體的時候，她的心胸又像向

日葵一樣地開放起來。他們聽着背後的那種驟雨一般的聲音，——馬爾賽雖則知道這是潮水的聲音，但是她依舊地回轉頭來。

“那些，海鷗好像空氣一般的在飛着呢！馬琴！海鷗是什麼，你怕不知道吧！在你，還不是理解‘美’的年齡呢……”

馬琴很快地使女的向着自己，有力地，一句句的說：

“瑪爾希加！你所說的鷗鳥是什麼！像海鷗一般的東西，那是幾百萬年之前，毫無理由地生長下來的，可是，要緊的，那是工業呢！船舶，水上飛機，港灣！社會主義發展之後，會成爲怎樣呢？噯？”

女的推開了馬琴的手，歪着臉孔。

“噢，還要裝着聰明！不論怎樣，空中總是飛着海鷗，天上還是浮着白雲……于是，我們的心，被太陽暖着。就是這樣地興奮起來……”

馬琴榨出了全身的聲音，裝着詩人的樣子；

“啊！將我的靈魂帶到那處蔚藍的蒼空去吧！
啊，瑪爾希加！你的意德渥洛奇，已經乳酸化了呢，
爲着你的健康，請你好好的享受些吧！”

空氣很暖，保養室後面的那處海岸花園的草花和大地的香味，紛紛地漂漾進來，花園上面，薄薄地蓋着一陣輕雲。因爲天色還早，街上沒有行人，街路以紀念碑爲基點，一方向左，一方向右，直角的地放射出來。路上，好像着了色的照相一樣，平坦地一點灰塵都沒有。電車望他們身邊駛過，因爲這是急行電車，所以在黃銅桿上纏着一塊標記的布片。電車前後搖動，發出了很響的聲音，在馬爾賽看來，覺得這種聲音，很和豬叫相像。每天，他們照例的總是經過了這條狹隘的石路，而走到街市的上方。這種地方的家屋都是非常矮小，所以也像階段一樣的疊着，一直排列到山上。街上完全鋪了石塊，有幾處凹了進去，所以發出淡黃的顏色，因爲雨水而造成的虛隙，好像樹枝一樣的向着四

方分散。

走倦了的他們走到山上的時候，在他們面前展開了廣闊而筆直的街道。這是非常平靜的城鎮，在山頂上竟有這樣的街市，真是意外的事情。同時，山的兩側都是非常的峻險，岩石很多，而在這種勻配上面，竟能重疊地建築了這許多房子。這些房子都用海綿一般的粗糙的灰色石材造成，雖則已經很舊，但是還能整然地形成了立方形的直線。車路已經非常荒廢，好像許久不曾行車。人家屋裏，也看不見一個人影。街道的盡頭，在蒼空上面映出了一個影子，好像陽炎一樣地在那裏轉動。天空，好像是無邊而靜寂的大海。人家牆上，古舊蒼黑的大理石上面，刻着已經退了色的金色文字。他們兩個，覺得疲倦起來，就在好像常在故事裏面出現一般的一個教堂旁邊休息。這個不是普通的教堂，好像是古代的神殿。建築物遮掩在前面聳着的幾根忒力克式圓柱的影子裏面，這些圓柱，就支住

了建築物的屋頂。當他們兩個在神殿的迴廊上面散步的時候，他們覺得“現在”的影子完全消滅，而祇像是馬爾賽和馬琴的“過去”在那種雲霧裏面徬徨。他們胸底，好像夢中可以看到一般的幻影，好像波浪一般的激動起來。

從下面望的時候，陽光裏面的神殿，好像是透明的一樣，聳着的圓柱，似乎是大理石製成，但是穿過小屋的那些已經頹廢了的階段，卻是很像希臘古代迴廊的廢墟。不過，那些排列着的黃色圓柱，和翼翅一般擴張着的化裝棚，卻在空中畫了一個很大的三角，傲然地聳在市街上面，而使人們想起了過去數千年的那種不能遺忘的姿態。

馬爾賽和馬琴站在太陽照着的圓柱中間，俯視着下面的市街，一直爬向下方的小屋，發出乳白色霧露的鏡子一般的灣港，以及遠遠的山脈。和被時代侵蝕了的圓柱比較起來，他們兩個覺得過分的新式，而有些不能和這種光景配合的情形。

馬琴握住了馬爾賽的手，（最近，他們老是這樣地散步的。）從她手裏感到了傳來的體溫，應着這種女性的富有彈力的手掌裏面的脈搏，馬琴覺得自己的心臟也是同樣的鼓動起來。這個瞬間，他的肩膀，他的頭頸，覺得有點牽動，扭轉了頭，似乎他的老病痙攣，重新發作起來。他，極力的想要抑止這種疼痛，而痙攣呢，卻是好像故意的和他為難，而使他的筋骨更加疼痛得厲害。馬爾賽看見他的那種樣子，覺得擔憂，覺得可憐，又似乎覺得有點羞恥。

但是，在馬爾賽看來，好像和她走出露台的時候一樣，一切事物，依然都是玲瓏，依然都是透澈。在眼下的濃青色海灣上面，薔薇色的海鷗依然在那裏飛舞。牠的翼翅切着空氣，突然的下降，輕輕地在那些耀目的海水上面接觸一下，重新飛上，在黃金色的空氣裏面出沒。

港上停泊着的幾隻軍艦，在海上描出了褐色

的陰影。牠們，好像是在渴睡。下面的砂漏鳴響的時候，別處立刻發出了模糊的應聲，這種低微的音響，長時間的交錯在朝霧裏面。

馬爾賽望着海港，她的捲髮受着陽光，發出了金色的光輝，在空中好像蛛網一樣地顫動。在她很長的睫毛下面藏着的眼睛，好像水一般的透明，當中的瞳子，含蓄着孩子一般的好奇和天真爛漫的歡喜。青色柳條的短裙，束在膝部上面，露出了腳上，穿着一雙紅色的短靴。她的身體還是未成年的姑娘一樣，捲髮的頭部，祇是及到馬琴的肩部，但是和她並立着的馬琴，卻是非常的雄壯，兩手很厚，下巴突出，眉毛以上的額部，現出了古銅的顏色。

“自然這東西的樣子，好像炒熟了的胡桃一樣。這東西非常的可惡，我覺得忍受不住！馬爾賽！自然，就是最有害的小資產階級的天然力！這東西！是非取締不行的！不然，他便會虐待我們無產

階級！”

馬爾賽從馬琴的手裏掙出手來，架在自己眼睛上面，俯視着他。

“馬琴！你這個蠢貨！你是晒乾了的木塞！穿舊了的皮鞋，木彫的偶像！”

“哼！知道着吧！你還是自己承認錯吧！否則，你還能否認女人是自然的奴隸嗎？”

馬爾賽像翼翅一般張開了兩手，囁咕地說：

“蠢，那是沒有藥好醫的！男子這東西！粗暴得好像裝貨汽車一樣。”

“嘿！裝貨汽車，那是趕不着普通汽車吧！”

馬爾賽在他肩上槌了一下，旋轉身來，又在他頸上捻了一把。

“痛！馬爾賽！你太兇了，像蚊子刺一般的痛，我會殺掉你呢，不要哭！”

可是馬爾賽高聲地笑了出來。和她的笑聲混在一起，太陽好像也在笑了。在馬琴看來，好像空

氣顫動着金色的絲帶，也在一起歡笑。馬爾賽好像小鳥一般的在圓柱中間跳躍，跑下階段，高舉着手，翻起了短裙的下擺，常常回轉頭來，觀望着馬琴的樣子。她的臉上，充滿了歡喜，每根筋脈，都在自由自在的歡跳，睜着的眼球，好像飛沫一般的映照着太陽的光輝，她的全身，異常地充滿了熱血，好像燃燒着火花。馬琴的心房跳動，帶喘帶喊，跟在她的後面，望着前面跑去。一切事物，都是非常的寬闊，大地天空，都像海一般的洶湧。馬爾賽小鳥一般的飛着，發出了小鳥的叫聲。馬琴跑出圓柱前面的廣場，緊緊地跟在她的後面。一切都是異常，鏡子一般明晰的天空，黃金的波浪一樣的空氣，浮在大海上面的遠山，……這些，都像是故事裏面的神祕的光景。

馬琴大踏步的走在馬爾賽旁邊，似乎非常認真地說：

“在青年團員看來，海是最好的心身鍛煉所。

我今年十九歲，或許也去當海軍吧。兩年之後，我便可以在海裏駛來駛去，今天這裏，明天那裏……可是，在陸上呢，工場，官廳，……在那裏做事的年輕人都曾用盡了他們的精力，等到入黨的年紀，而他們便已經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身體最好的，也不過是勉強能夠幹事而已。我們背着的負擔，實在太重了。所以我們要求，應該剩些力氣。稍稍的呼吸一點好的空氣，學習一點音樂文學和 Tramp，那是很必要的。”

馬爾賽癡癡地望着他，包含着溫情地笑了出來。

“啊呀，你從什麼地方想出來的？從小資產階級的自然裏面？我覺得這好像是對的，我真高興呢！萬歲！”

馬琴重新突然大聲地笑了出來。這時候，他的肩膀聳到耳朵旁邊，頭頸很直的往後面仰了一下。有幾次，馬爾賽想要尋問他的病症，但是恐怕使他

難過，所以一直忍到現在。這時候，她也祇用充滿了同情的眼色，對他望着，一方用力的牽住了他的兩手。

“但是，自然，那是儘讓鬼去吃了吧！一定的，最壓迫人的，就是自然的力量！很好的，完全的××主義者，碰到自然，也會糟糕的。假使我們投降了自然，那麼什麼革命什麼獨裁，還能存在嗎？要建設社會主義，那麼把自然讓鬼去吃了吧！”

馬爾賽的表情，好像突然想着了些什麼似的緊張起來。她的眼睛，不在注視一切的事情，不在考察自己的心情，而祇是癡癡地望着。

“不，我無論如何，總是不能贊成你的議論，社會主義，不是粗雜的機械。社會主義，是爲着消滅人類和自然的矛盾衝突而努力的鬥爭。沒有階級的社會，人類已經不是自然的奴隸。耶沙！你不要做那種乾燥無味的人吧！你所希望的，我絕對的反對呢……”

這樣說着，她忽然興奮起來，上脣上面，滲出了汗。

“你的那些，祇是些有害的僻論！”

耶沙仔細地聽着，她的聲音，好像柔和的音樂，單純，明快，親切的馬爾賽，完完全全地融解在他的心裏。他握住了她的手，溫和的笑着。

“對的，馬爾賽！烏拉奇米爾。伊里幾說：‘革命家想要不成卑劣齷齪的俗物，那麼空想是必要的，’這句話，正和你所說的一樣。”

馬爾賽心裏，從新湧出了新的歡喜。

“噯，對啦，社會主義，是未來的故事呢。可是，你的有害的僻論，不是故事而是現在的討厭的習俗呀！”

“馬爾賽！你去做個詩人吧，你寫得很好。”

到下方去的屋檐下面，發出了大鼓的聲音，左手屋頂的交界地方，望見了人們的頭部，旗子好像赤翼一般的閃着，一會子就不能看見。

“少年團呢，快些，一定是少年團吧！”

馬爾賽放開了捏着的手，很快的跑下了砂灘。小石子跟在她的後面，在坡上捲起了塵煙。

耶沙站着不動，望着馬爾賽的姿態，在胸衣裏感到了一種似乎甜蜜的東西。不知道什麼原故，他很想發出全市能夠聽見的歡聲，跑向少年團的地方，高高的舉起了紅旗，歌唱一回他們尚未歌唱的歡歌。但是，一瞬之後，立刻又閃過了一個冷銳的思想。

“馬琴！少做些 Sentimental 的事吧！學着那些沒有骨氣的智識階級！在女人面前嘍舌，忘記了自己的工作！浮沈在戀愛的心情裏面，那還能自稱宣傳隊長嗎？”

“喂！年輕人！再生吧！好好的振作起來！不要再是這樣的荒廢時候了！”

於是，他重新想起，到這裏來的時候，他也是想要利用閒暇，考慮糾正青年團裏的不正行動，而

沉醉的太陽·

且，同時想要計畫補充文化啓蒙運動的事業的事
情。

2

早餐的時候，馬爾賽不意的和那個在大門口遇見的蒼黑的男子，坐在一起。在入坐之前，她曾經遠隔地望見了他；他在桌子和桌子中的間，在人羣裏面，裝着軍人的姿態，好像非常有自信的在那裏走來走去。短頭頸上面的那個方才剃了頭的圓臉，很有幾分粗野，被濃眉毛蓋着的眼睛，也是不自然地，好像因為疲勞而帶着病容。在這些靠在椅子背上而密着在這張長食桌前面的斑色的男女裏面，他好像一個都沒有熟人，所以很寂寞地一句話也沒有。（他似乎很有趣地望着那些人們中間迷過的人物，好像忘記了食事一般的儘是在那裏觀望。）

這時候，一個穿着白衣的看護婦，因為看護病人的習慣上，很客氣地在他身上搭了一下，指示了他在馬爾賽鄰席的坐位。起初，馬爾賽吃了一驚，立刻覺得拘束起來，在椅子末端移動她的身體，將自己靠近鄰席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的坐位，低下了頭，一聲不響的沈默下去。一方，男的輕輕的扯開椅子，靜穆地坐了下去。馬爾賽覺得很奇怪的，就是從他衣服上面發出了一陣亞台考隆的香味。

耶沙坐在對面，嚼着麵包，胡亂地吃着雞子，將這個新來的男子望了一眼，照例的又是將頭頸痙攣了兩次。新來的男子用他從容不迫的態度，慢慢的拿起雞子，將牠打碎，這時候，馬爾賽看見，他的兩手，雖則長着很濃的汗毛，可是非常好看，好像女子的一般細膩，全沒有勞動者的樣子。蘇斐亞用着埋怨一般的調子，在她耳邊說了幾句，可是馬爾賽從她說話裏面，知道她依舊是帶着笑容。

“啊，馬爾賽！你差不多就要坐到我膝上來了。

你雖則還是一個孩子，可是，你的長短，你的大小，你的輕重，那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減小的呢。”

鄰席的男子，好像從前認識馬爾賽一般的，用着一種熟識的口調，隨便地說：

“馬爾賽，不要怕，你的領域，是絕對安全的，我最反對干涉內政！”

這樣說着，用他黑色的瞳子，望着馬爾賽的顏面，可是他的眼光，一會子就變了非常疲勞的樣子。

馬爾賽將他橫了一眼，輕侮般的將嘴角望下一沈說：

“喔，……立刻就是這樣，馬爾賽！什麼領域，什麼內政，……也不像個第一次見面的樣子。”

“不錯……可是，在你看來，我和其他的人們一樣，不同樣的是你的朋友，是你的鄰人嗎？假使，你是一個女子青年××團員，我是一個××黨員，那麼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可以做了朋友的條件。你

叫馬爾賽。我冲軍的名字叫做卡德愛夫。”

馬爾賽不自覺的將自己的坐位整了一整，在她心裏，除出對於這種突然的第一次見面的不安之外，還感到了一些好奇的心理和孩子氣一般的惱怒。

“你方才到這裏，就立刻引起人家的注意了。你和我，是第一次相見，那麼，爲什麼就可以用這種熟識般的口氣呢，真使我吃驚的。還要推測人家的事情，什麼‘你是女子青年××團員’，這不是失禮嗎？你這個奇怪的預言人……”

男的重新浮着微笑，獨自地說：

“馬爾賽，我猜錯了？我的觀察力是不錯的。我的眼睛很好。”

於是馬爾賽大聲的叫了出來。

“哼，你究竟是什麼人？我想你一定是一個很有責任的大人物了……”

大家笑了出來，有的望着桌上的盤子，有的凝

視着馬爾賽的表情。馬爾特惠夫——烏拉爾的工場職工，身體瘦小，胡亂的蓄着口鬚，在兩面巴掌上留着兩個醜陋的疤痕的男子——也是很有趣地望着這個新來的朋友，好像被觸着癢處一般的嘻嘻的笑了出來：

耶沙一點不笑，不住的聳着肩膀，望着卡德愛夫，獨自的喝着紅茶，過了一會，突然拍着手掌，喊了出來。

“馬爾賽！真厲害！再來！”

帶着舊式的優婉的蘇斐亞皺着眼角，浮着聰明的微笑，一邊用膳，一邊好像母親一般的對馬爾賽說：

“馬爾賽！不要這樣，從防禦立刻轉換到攻勢，那也是不行的。當心點，否則要上當的呢。”

馬爾賽看見蘇斐亞的鮮豔的處女一般的嘴唇，照例的覺得有點奇怪。她用肩膀聳開了蘇斐亞的手，旋轉身來，正面的望着新來的男子，在她心

裏，鼓動着興奮的熱情。

用紅布包着頭髮，聳着顴骨，生得很像男子的楷伊基那，突然的笑了出來，用手在桌上一拍，喊道：

“對啦！馬爾賽！好厲害的毛丫頭！嚇倒他吧。”

卡德愛夫靠在椅子上面，嘻嘻地笑着，可是這種笑聲裏面，帶着一些陰鬱而凝滯的氣分。

“馬爾賽！猜中了吧！人當脫離自己的時候，要支配這個人，才是他的工作。因此，這個人的樣子，和別人不同。這樣的人，不要看鏡子，我也是不歡喜從鏡子裏看自己的。”

耶沙興奮起來，立起身來，乘勢的將手伸到馬爾賽身邊，說：

“這個姑娘，在觀念形態上，是很危險的。因為，她是神祕的地跪拜在自然的前面。她要用這種自然崇拜，而使他人發生不好的分解作用的。”

馬爾賽同樣的站起身來，指着耶沙說：

“所謂答非所問，就是你吧！好啦。”

這樣說着，馬爾賽看見耶沙眼裏，充滿了歡喜的光輝。卡德愛夫浮着微笑，說：

“我受了她的誘惑，自己或許要起分解作用。可是，我能夠諒解她，所以對於這種神祕的傾向，我可以無條件的接受。喂，馬爾賽！你給我做個指導者吧。”

“討厭，沒有你，我已經有了馬琴這樣一個不懂事的手鐮腳鐮了。”

“不行，馬爾賽！你望我身邊走過，你破滅了我的生涯。”

這樣說着，兩人都是笑了出來。卡德愛夫浮着光明的微笑，貪食一般的對她望着，臉上燃燒着驚喜和愉快的表情。

這時候，牛一般的梅仁宰夫，用他鈍重的步調走了進來。用他呆滯的眼光，將在坐的人們看了一遍。

“你們在議論觀念形態？可是本黨的綱領，在本質上，完完全全的就是觀念形態的本身。所以，對於觀念形態的問題，應該要用慎重的態度，千萬不要陷於機會主義……”

卡德愛夫吃驚的地凝視着他，忽然，又回復了他本來的沈默。耶沙離開桌子，很快的跑到門邊。馬爾賽用她憎惡的眼光，對着梅仁宰夫。

“請你挑了觀念形態到地獄裏去吧！殭尸！”

梅仁宰夫好像望着空虛的場所一般的對她看了一下，不懂她的諷刺的理由一般的：

“噯？”

卡德愛夫也是站起身來，和梅仁宰夫並排地走着，好像是在談話。

可是，馬爾特惠夫卻是似乎非常的興奮，他用憎惡的眼光望着卡德愛夫，裝着冷笑說：

“我知道這些專門騙人的東西！讓他們說起來，鸞鷲可以變成烏鴉，烏鴉可以變成鸞鷲。專會

吹牛！一隻脚的站着，吐出了煤滓一般的濺吐！好厲害的傢伙。一錢不值的說話，胡亂的吹了許多，弄得人家莫名其妙。嘴裏，力量呀，權力呀地威嚇着，實際上呢，一點都沒有。祇要剖開他的肚子來一看，就可以看見：‘同志！我是一個醉漢’的把戲。壓制人的忘八！這真是我們的災難和不幸。”

這樣說着，兩眼簌簌地動了幾下。大家一聲不響，祇是望着盤子。這種的事，馬爾特惠夫每天都有。他的那種金屬一般的聲音，不論是在食堂，是在廊下，乃至是在娛樂室，街頭，隨處都可聽到。灰色的，短小的沒有特徵的他，在人們裏面躡來躡去，用他那種使人討厭的說話，擾亂人們的情緒。所以，大多的人，都是不去理他，看着旁人，或者看着自己。

祇有蘇斐亞一個，凝然地注視着他。當她用低聲優婉地和他解釋的時候，他總是立刻平靜下去。

這時候，蘇斐亞也是照例地對他望着，喝着

茶，靜靜的和他說：

“同志，馬爾特惠夫！吃完了，快走開吧！吃了一份，已經夠了。你的行為，都是很好，可是你和好的說話同時，說了許多不該說的事情。所以，像你這樣一個很好的黨員，人們也祇將他看做一個思想曖昧的一錢不值的東西。這樣是不行的。”

完全平靜了的他，似乎很高興地笑着，靠在椅子上面，伸出他因為勞働而鬥傷了的右手，說：

“彼得羅維那！手，握一下我的手！像你這樣的人，世上是很少有的。這真值得貴重的。可是，我對於那些東西，卻是不願意看重他們。彼得羅維那！我從來不曾感覺過所謂人類，我們，都像是些同志的大鼓……”

“不要再多說了。磨完了粉，磨子停了吧。一起的去看病吧。”

彼得羅維那立起身來，稍稍彎着背脊，靜靜的走出了食堂，這種樣子，表現出一個很有思慮的親

切而愉快的女人。

3

大門口擠滿了人。患者三五成羣，或者獨自一個，手裏拿着白色的包裹，走進治療室去。他們先到噴水池前面，看了一回在那水盤上面好像水晶一般飛迸着的水滴。幾隻長椅上面，患者男女排成了淡黑色的行列，他們發出了愉快的笑聲，在那裏閒談。排着的人們，他們臉上好像帶着醉容，潤溼的眼睛，唆示出一種惡戲的情態。女人們，祇是隨便地披着一件白色的寢衣一般的衣服，有些，甚至於露出她們的膝部。那裏，也有十七八歲的姑娘，也有已經過了盛期的女人，大家剪了頭髮，她們的鬢腳，完全露出，有的在領頭上面染了發光的油

脂，有的很瘦的露出了她們的頸骨。不知什麼原故，馬爾賽看見她們的髮腳，不知不覺地引起了一種羞恥的感情。

馬爾賽大踏步的跨着樓梯，經過那些拿白包裹的人們身邊，走上樓去。忽然，穿着翻領襯衫的幾個青年團員，舉起手來將她攔住，發出了狂人一般的喊聲。

“萬歲！用鉤子帶住她！她是祇肯和馬琴一個人散步的。不要放她，現在問一下看，帶着什麼香氣。抓住她軟的地方，將她的小資產階級性發散了吧。”

立刻，許多的手圍住了她，擠做一團，喘息的熱氣，接觸了她的臉龐，幾隻無理的手，按住了她的胸部，有幾個，甚至於在她臀部打了幾下。這個瞬間，馬爾賽在她眼前看見了許多露出的牙齒，淌汗的顏面，以及青蛙一般的眼睛。被他們擠在一起，馬爾賽透氣不出，似乎就要昏暈了去。想要排

擠出去，反而擠得厲害，鼻息吹在臉上，耳邊聽見了哧哧的笑聲，當她從這種失神狀態醒來的時候，方才看見放在路旁的棕櫚葉子，好像噴水的飛沫一樣的在那裏搖動。一瞬之後，一切物像完全消去，在她眼前，又是濛濛的遮了一層赤霧。她無意識地，發作的地，用力的在一個男子的頭上打了一下，望前跑了出去。鎮靜了一下，用帶啞的聲音斷續地說：

“畜生！立刻使你知道厲害，當心着！這樣胡鬧還好算一個青年××團員嗎？沒出息的東西！”

這樣罵了，立刻又覺得自由奔放起來。

她，立刻看見了浸在陽光裏面的水沫和綠色。這種情景，使她重新愉快起來。一切事件，祇是覺得好笑。青年的一團，依然擁在樓梯中間，發出了喧嚷的聲音，似乎在那裏爭鬧。一直下面的一個，頭也不回地，放重了脚步，獨自的走了下去。

但是，站在樓梯上段的青年，好像還是燃燒着

憤怒的火焰，他一聲不響地怒視着她，用手在大理石欄干上面擦着，說道：

“傻大姐！……還要說這些好聽話……”

馬爾賽笑着，吐了口氣，整了一整頭髮。

“狗子！忘八！畜生！”

“喂，馬爾賽！皮匠一般的在罵什麼？”

這種聲音和按在她肩上的手觸，知道了耶沙已經走近了她的身邊，回轉頭來，站着他和卡德愛夫兩個。他們似乎很有趣的在那裏講話，雙方都是，非常的緊張。耶沙說：

“許多積極的行動者，都是瀕於病態的危險。有些，喝醉了酒，失卻了對於勞動的趣味，陷於劇烈的神經的過勞。……現在，多數的人，都在要求徹底的再造！……譬如工業化問題，經費節約問題，文化問題，這些雖則都是提出了，可是他們在會議席上，還是做着詩，談着性的問題。從前都是很好的青年，現在呢，打碎了俱樂部的玻璃，在街

上強奪了行人的帽子，在電影戲院裏撕破了女人的褲子……”

已經走到了樓下的卡德愛夫的聲音，可以聽見：

“這是就可以改正的。現在的青年，很不容易生活，他們的工作非改變不可。”

拿着包裹的男女，一個個的走近了馬爾賽的身邊，在他們後面，一對男女，毫不顧慮馬爾賽的存在，手牽着手，似乎親密地談着，旁邊也不看一眼地望着她的身邊走近。男人的兩頰，額角，鼻子，胸膛，都是突出，身體很胖，名字雖則不會知道，可是第一次遇見的記憶，還是留在馬爾賽的心裏。當他對人說話的時候，或者着棋的時候，總是裝出演說的口調，對於別人的說話，似乎全不注意。馬爾賽每天聽見他講的說話，是：“辯證法地講，我們布爾塞維克，非辯證法的地思惟不可……”

女的顏色蒼白，身材生得很小，嘴唇搽着臙

脂，看人的時候，總是好像近視的一般裝着一種看不起人的樣子。

望馬爾賽身邊走過的時候，她眯着眼睛將馬爾賽望了一眼，鼻尖上面，好像帶着微笑。男的悄悄的講着，馬爾賽聽到的，是：

“因為，我是嚴肅地用辯證法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對於戀愛裏面的所包含的理想的要素，——就是對於布爾齊亞思想家所認為和戀愛不能分離的要素，必然的地非排斥不可……”

馬爾賽哼的笑了出來，皺了一皺眉頭，回到了自己的房裏。在那裏，和她適合的靜寂，從露台浮動進來的溫和的空氣，立刻使她安靜起來。海鷗旋風一般的飛着，軍艦吐着煙氣。離開海灣很遠的河口，好像就在露台的近旁。馬爾賽忽然覺得高興起來，好像一切世事，都是華麗和愉快。

蘇斐亞裹着氈子，彎曲着身子睡在牀上。白髮披在額上，好像散亂的銀絲一樣。擺着陰鬱的容

貌，似乎很不高興地說：

“這裏的太陽，好像是喝醉的了。大家，似乎是在發狂，我們各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方，那時，還能做工作嗎？離開了鎖，大家都懈怠了。對於這些人，都有使他們再練習一次的必要，這樣，一點都沒有，年輕的你，當心些，不要染了壞風氣。……”

馬爾賽舉起了兩隻手，說：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那是可恥的墮落呢！女人露出了膝部，這是多麼的醜態。在吸煙的人們身邊走過，那些濛濛的白煙，使人胸口難過。……”

蘇斐亞望着露台，帶着微笑，吸了一口空氣。

“人類，是常常容易脫線的。從前，當我們過地下生活的時候，也常常有人脫線的。可是，那時候，這種脫線，變成了很大的精神變革的基礎，現在呢，這種放蕩已經變成了疫病。雖則，這是對於從來偏見的爭鬥，可是這些，都是需要長時期的道德的改造事業。我年紀大了，或許，我不能了解新的

事情。我或許已經是一個舊思想家，但是，不論怎樣革命的形態，下流的總還是下流的！悖德的總還是悖德的呢。我的革命的過去——地下生活和牢獄——我想，是我一生裏面最愉快的時期，我是很懷念着自己的過去的。”

“啊呀，蘇斐亞！追善的經咒，省省吧，怪難受的。我是拿了這個，要回到少年義勇團那裏去的——你，聽你的便吧。”

蘇斐亞似乎不曾聽見一般的不響，過了一會，忽然帶笑地站了起來。

“我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各種重要的方面，還是不能整理呢。對於布爾齊亞奇所遺剩下來的腐敗的東西，我們為什麼這樣的留戀？對於腐敗和醜惡的東西，為什麼這樣的歡喜？親熱的你，當心吧！”

馬爾賽惱怒起來，站起身來，握着拳頭，怒喊道：

“胡說，用空手來捉我，是不行的，不相信，你

不妨試一下吧。”

於是，蘇斐亞擁抱了她，像母親般的接了個吻。

4

馬爾賽雖來了已過兩禮拜，但還沒有熟悉這裏的市街，覺得這和別處好像有所不同。在遊園地和廣場上，她所不知道的將軍們的大銅像，高高地屹立在台石上。這些掛着肩章，胸口飾着種種勳章，儼然軍隊式的突兀着的將軍們，馬爾賽每一仰視，就燥急地生出敵意；懷疑着白衛軍時代已成了過去的夢，現在蘇維埃政權已經確立，這些東西還有什麼必要呢。

她無論如何沒有親近過海。長時間散步海濱，眺望那奔騰澎湃，奇離莫測的浪濤，驚嘆着這樣閃閃地變化倏忽，氣象千萬的光景，真不是心中所能

想像的。那水面，爲薄膜所蔽，那薄膜，在飛躍，在奔騰，玄妙地，紛紛地好似開着未曾見過的花。由水天一色的遙遙的彼方，密密地盪漾過來悠悠的旋花。在遠處，發出了如泣如訴的奇異的呻吟。那呻吟，是碇泊所的浮標號鐘聲，但馬爾賽卻以爲是在那不知所在的人界以外的光明界裏，從事一種大工作的海，疲倦了發出來呻吟聲。她是始終——在朝，晚，夢醒後的午夜——在傾聽這斷續的呻吟的。而因這奇異的呻吟，她常常會想到海，和向着岸邊的岩石襲來的如萬馬奔躍的狂濤獨自沉思的時候，她往往悲哀地，稍稍恐怖地，茫然想着那瞬間的，永遠不能追求，不能了解的彼岸的光景。但是眺望着那打岸的浪是何等壯快呵！水波飛迸出白沫，純潔綺麗，而且還似帶着天真漫爛的滑稽。在貼近，浪頭頽然的泛作水泡和飛沫的時候，就好像孩兒們在笑一般的鳴動，爲這波浪所迷的馬爾賽，與波浪共歌，由心坎中發出笑，忘卻了自己，忘

卻了保養院，和別的人們，以及那自己沒有在着的遠遠的街上的女子青年同盟。

在灣的彼方連接於雲煙漂渺的岸邊的丘岡上，黯然有砲眼的昔時堡壘的廢墟，苔痕斑斑好像黃色的塔。右方——也是灣的彼方——羣峯呈淡靄色，在那岩石間，有林立的圓柱的殘骸，在那近處，污穢的陋室雜然的軍港，橫展於煤煙之中。因此馬爾賽覺得自己好像在體驗着使心中洶湧的一種故事的系統。自己所住的房子，實在也好像飾着變形的傳說之花一般，有着華麗的柱頭的圓柱列，裝飾着的龍身，階段兩側的立像，屋頂尖上聳立着的種種像，使她更感覺得玄妙起來。

在中央，有花園和揚起如虹的飛沫的噴水池的廣場，受着陽光，碧油油地大浪小波輝耀蕩漾的海——等等光景，和十七歲的馬爾賽，勞働完了之後到來的單調的那當時的生活，是似是而非的。

大門口，她看到了在遠方的卡德愛夫。卡德愛

夫是剛纔離開檢查場的。半白半緒黑，胸部發達的他，裝着好像等待的樣子看着馬爾賽。

這個像考察人一般的凝視和不動的姿勢，給馬爾賽以煩悶之感，心頭得得的發跳。隔開大門的壁，都被除去，幽沉在磨光了的白圓柱間的薄暗；在足音，語聲，笑聲相混着的發出臭柏油氣味的冷颼颼的空氣中震動。馬爾賽想像孩兒一般輕快地在那鋪裝着花磚的和冰一般光滑的地板上滑走。但不願去想到那爲了無聊而在散步的斷髮女郎，和光頭的男子，是患着神經病，到這裏來洗海澡和受電氣治療的。但是，卡德愛夫莊嚴的姿勢和好像預待着的黑眸，擴展於全大廳，遮斷了馬爾賽的去路，於是她裝着盲者的樣子，好像不知不覺的要想坦然的通過卡德愛夫之旁，但是和他平行的時候，忍不住瞟了他一眼，不覺莞爾而笑了。但是有着硬而圓的頭和兩端凸起的額，皺着眉頭的卡德愛夫，總像煞剛強地悠然的立着。可是奇怪的，就是一見

馬爾賽，他就朗然地發出青春的馴順的微笑。當她在檢查場側等着輪番的時候，他默然將兩手深深的插在袴袋裏，在大廳裏踱方步。馬爾賽又忍不住瞟了他一眼。眼睛並不是想去看他，但總抵抗不得那強烈的吸引力。男子的有光的黑眼，又凝然的像搜索一般的向着她的面，但在他的眼中，有着不堪疲勞的陰影和好像有所期待的動作。

馬爾賽以為這個不知素性的男子，也許是統治過某一地方的，也許是握大機關於其手的，也許是有一言難犯的威力的，但是現在馬爾賽是成爲和這巨漢的力相衝突之力了。而這個巨漢，是變作不能跨越馬爾賽的了。這和對耶沙·馬琴時的馬爾賽，截然不同，那是像小鳥一般的輕快的。那因爲馬爾賽是不知道耶沙的力的，從而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力，兩人都是年青，平等的坦白的，無意識地心心相印，相互地同樣的仰視着陽光而快樂地發笑的緣故。

兩人一同住着的時候，就各自相忘，分別的時候，就寂寞地像孩兒一般互相思慕。對面的時候，也像孩兒一般，老遠的笑着，然後手牽手的散步或遊戲，這是不論什麼時候都如此的，已成為二人的習慣了。

馬爾賽驀地裏向電氣治療室跑出去的時候，浮着朗然的笑容的卡德愛夫，像毫無做作的年青一般，柔撓地擴開大手，攔住去路。

“請站一站！請站一站！馬爾賽！我完全不知道這裏的情形，你肯幫我找一個醫生嗎？”

“阿啦！在什麼地方和馬琴別開的呢，他不是你的嚮導嗎？”

男子仍用搜索一般的眼色，看着女子的面，獨自的微笑。

“馬琴君好像是一個善良的青年吧。但是，是一個任性的，到這裏來的中途，捨了我，不知躲到那裏的壁角去了。”

“和你一淘到這個遊廊裏去吧。”

詭着，她就向狹隘的遊廊的薄暗中，飛快地踏着光滑的地板走去。遊廊盡頭嵌着有色玻璃的大窗，受了日光，放射出光線的縷紋，那裏的地板，映着茫然的虹色，不知在那一處壁對面，送電機在鳴，發出硫黃和磷的氣味。

“先生，是執行委員長吧？”

卡德愛夫又獨自的笑着，不知爲什麼，向馬爾賽的捲髮的頭屈着身，說：

“爲什麼以爲我是執行委員長的呢？”

“爲什麼？因爲先生好像是行政者的緣故。現在各個的顏面的樣子是一定的，行政者是一個樣子，職業同盟員是另一樣子，黨的委員，又是一樣子，所以我是毫無錯誤猜得中人們的身分的。”

“給你猜中了，我是行政者，但不是執行委員長。可是馬爾賽，你是觀察銳利的伶俐者呢。”

馬爾賽搖着兩手，水漲一般的哄笑了。那笑

聲，變作了高歌，響徹在遊廊裏。

“阿拉！怕得很，無智的小妮子有叫作伶俐者的時代的嗎？”

卡德愛夫把着女子的兩腕，他的手是很大的。這瞬間，馬爾賽慄然的以為若他的手一舉，自己的身子，就要像羽毛一般輕輕地飛上天花板去了。但是他的手，是慇懃的，謹慎的，暖了她的肩膀，她清楚地，又恍惚地，感到了他的脅下的富于彈力的筋肉。而這筋肉是隨步顫動的。

“馬爾賽，您是伶俐者，請由你的舌端棄去是無知的小妮子的話吧。這樣的話，和您不配。何以呢？××青年同盟員有說極野鄙的話的癖性的。那是墮落我們青年的品性的。那是我們的奇怪的蒙昧性和自尊心缺乏的證左。這不是和想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政策相矛盾嗎？不必說，社會主義是吾人想建設的文化之最高段階。”

馬爾賽含羞地，悄然不語，優嫻地和卡德愛夫

並行着，覺得自己好像是融化消失了一般。

“啊，我向那裏去好？喂，站住吧！”

他的話，有着不曾經驗過的威力壓迫馬爾賽。馬爾賽這纔明白了人們的毫無作用的普通語，有常場殺人的力量。茫然的她，用鈍眼一望四邊，映入眼中的除了像壓迫一般的有色玻璃大窗和光滑的白壁之外，就沒有什麼了。正在這瞬間，看見了堅閉在一面壁上的門。

“喂……由這裏上樓吧……”

說着，完全好像從追趕者裏逃出一一般，用全速力跑出去了。她已在樓上的遊廊端出現了。因為離開了壓迫之感，才能自由作深呼吸，心緒重復輕快，四邊的情景，也和從前一一樣，變作平凡的單純的馴熟的了。

馬爾賽因為感到了劇烈的疲勞，像倒下去一般，頹然的坐在二個柱間放着的靠手椅上，全身動彈不得，心更覺得有些奇妙的鈍痛，這也不是被壓

迫那樣的不安之念，也不是羞恥之感，更不是沈痛的惱怒之情。她自有生以來，沒有抱過這樣的感覺。不論在誰的面前，沒有像這樣糊塗的先例，她的生活是優閒不迫沒有曲折的，即使出席於會議或預備會，或是集會的時候，或是和少年團交涉的時候，都沒有異樣的變化。在工作上，她屢次和××黨或蘇維埃的要人會話，這樣的人們，一由中央的都會到來，就使莫斯科的空氣——無可名狀的有關的異常的東西——激發起來，比之於她平日所接觸的地方人士，心理要複雜偉大得多，但是，馬爾賽到這些人的面前時，也決沒有心跳過。而且一和這些人交談，他們就立刻變作平凡的很庸俗的人；變作和平素四圍的人們一樣。有一次，竟有過這樣的滑稽事情：從某遠地方的××青年同盟裏，來了一個地位重要的青年。是一個髮帶白色的討厭得像高慢的稻草人樣子的青年，也不回顧並行着的人們，像煞偉大的深垂了眼臉，手裏拿着膨

大的軟皮包。他和馬爾賽說話的時候，立在她的側面，稍稍揚起了眉，因為是越肩相視而說話的緣故，由她的一方，祇能看到他的一隻眼梢。因此馬爾賽忍不住哈哈的笑了起來，輕慢地吐出了舌兒，在男腳下吐了一口唾沫，以鞋底拖去之，然後傲然又悠然地在那並列着的人們的哄笑下，離開了那裏。但是現在爲了傾心於自己的這個粗樸的卡德愛夫，馬爾賽就心失了平衡，好像全世界在震顫了。

馬爾賽坐着的椅子的對面的大沙發上，並坐着兩對男女。兩個男子，都是多肉的大漢，女人呢，樣子各自不同，一個是顏色微黑的纖小的猶太女子，皮膚黝黑，脣上點着胭脂，穿着絲襪，還有一個是金髮卷曲，臉抹白粉的瘦長女子。兩女各擁抱着男子，倩然的靠在男子的肩上。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一拐一拐的從旁邊通過，但沒有注意到馬爾賽坐着，馬爾賽也以爲彼得羅

維那好像是無關係的陌生人。

在樓梯的半途作弄馬爾賽的年青們，吃吃地在喉頭髮笑，互相混擾，互相戲謔，但一見馬爾賽，就發出奇聲，作出異樣的舉動。不過他們是在遠方像影一般動作着的，不久通過馬爾賽之旁，面對着面，發出下劣的狂叫，露出了牙齒，將萎凋的揉熟了的百合花投在馬爾賽的面上，由右手轉灣而消去。

這樣一來，眼所不見的門，好像開在面前了，心緒立時平靜起來，氣力也有了，新鮮的爽神的空氣，颯然的吹過面來。

馬爾特惠夫，腋下挾着包裹，立在兩對男女之前，用着向來的怪聲，和討厭而親切的語調嘲笑道：

“噯噯，這幾位同志……你們是現在有責任的重要人物吧？”

兩個男子，一面隨便的坐在沙發上，裝着怪訝

的樣子，看看馬爾特惠夫，默而不響。顏上肥累累的一個，口嘴呶作‘^’字形，張大着鼻孔苦笑。女子們像孩兒一般的靠着，更緊緊的貼在男子的肩上。但是馬爾特惠夫，不顧受辱，還是以談諧而恭敬的態度，愚弄他們。

“今天得仰望諸位的芝顏……私心竊感爲身居高位的貴人……。不僅如此，太太們也是不同凡俗……。這個保養院的區域內，是沒有資產階級的，這樣的地方……。但是，諸位的風度，總而言之是很明瞭的……，很失禮的，恭陳一點這處的社會狀況好嗎……？”

擁抱着灰白色髮的女子的男子，怒視着馬爾特惠夫的黃而帶了灰塵的眼睛和睫毛，戰巍巍的震搖着身子說：

“滾開去，這個流氓！”

馬爾特惠夫聽到了意外的言語，覺得有趣，以愉快的聲調問道：

“那末有什麼理由叫我作流氓的呢？”

冠着水兵帽的男子，沒有由沙發的靠背上仰起頭來，以平易的語氣這樣說：

“因為是流氓所以叫作流氓囉！識相點走吧，否則須不好看的呢……。滾開！”

婦人們神經抽了一抽，緊緊的貼着男子，纖細的指爪，搔男子的肩膀，乘勢的囁囁地說：

“阿啦！算了吧，算了吧……，請勿要介意吧。有事不如無事好。”

另外的一個男子，搖動着兩頰和下顎的肥累累的肉，嘻嘻地笑，他的眼中，閃出憎惡與狡猾之光。

“喂，足下，爲什麼要在這裏胡鬧？識相點早點走了吧。我旁邊的男子，打架是異常喜歡的呢。你若是無產者，但我們也是氣品高尚的人呢。”

但是，馬爾特惠夫完全像聾子一樣。他更加銷聲匿跡地走近他們，傻子一般，討厭地反覆的發出

同樣的問：

“叫作流氓的理由呢？我要明明白白地問一個緣故。”

說着，嘿嘿的含有毒意的笑了。一個男子，勃然起立，面色蒼白，握緊拳頭，亂敲馬爾特惠夫的頭。女人們咽咽地哀叫起來。正在這個時候，柯所勃留夫不知從那裏出來的，突然的立在他們中間，他取軍隊式的直立不動的姿勢，裝着嚴肅的臉，像民警的動作一般，舉起大的手杖與帽子同高，像雄雞一般引領高叫道：

‘好好好呀……’

5

電氣治療室是空虛的，灰塵飛揚，發出硫黃臭，溼氣，和昨日的香煙頭混着的氣味。在沙發上，像啞子一般的女人們，頹然地坐着，茫然的望着空曠的大廳。由通狹隘的遊廊而開着的門裏，可以聽到吱吱的像裂帛的聲音，砰礮的東西的爆破聲，和大電線的呻吟似的聲音。

正在忖着不知在那裏門開了的時候，立刻震耳欲聾的噪然的聲響闖進室內來了。馬爾賽好像以為是對面的裏進，有廣大的廚房，那裏有許多的廚子，用灼熱的油鍋，在煮些什麼東西，杯盤交響，大釜裏水在沸騰。這時，二個白衣的青年看護婦

——一個膚色微黑，略有髭毛，一個髮帶赤色，獅子鼻，圓臉——互相的推擁着，探頭入室，如鳥啼一般的聲音，夾叫道：

“電氣治療的是那位？”

“雷敵克電氣”

“富蘭克林電氣”

“透熱性電氣”

馬爾賽第一個穿繞過看護婦之間，跑過狹隘的遊廊，一開門，眩眼的光芒，煩擾的電流音，雜然而作。乳房下垂的半裸體的婦人們，有的坐在靠手椅裏，有的睡在沙發上，白衣的看護婦，用茸型的金屬器，貼在他們的身上按摩。在這些人們之間，放着重重的奇怪的機械，它的內部和玻璃外面，電光像火的小川一般，在流動，在閃爍。

馬爾賽走到鄰室裏去。在這房裏，由窗口以至地板，青煙如縷，燐的臭氣，和像在藥房中的氣味，芬芬撲鼻。室內是靜寂的，呻吟似的裂帛似的聲

音，已經遠隔，祇不過傳來一些軟軟的聲響罷了。一看，在這裏也是半裸體的女人，或坐在椅子裏，或橫在沙發上，或則坐着，漠然的要想打盹的樣子。電氣馬達在響着，同樣帶着睡意的噤口不言的白衣看護婦，通電流於患者的背中和胸部。短髮而骨頭露露的一個年青女子，坐在台上的椅子裏，獨自的情笑，她的頭髮是捲束着的，附着針的金屬環，嵌在頭上。這位怪頭髮的痴人的笑態，使馬爾賽驚悸，因此她眼睛圓滾滾的，出聲笑了。

這時候，旁邊的一個女子，強制的止住她說：

“小姐，請靜些。擾亂安靜是不行的吧。

“小姐在發痴了嗎？”

馬爾賽走近空着的椅子，脫去外套和上衣，背向着看護婦而坐下去了。

……馬爾賽，和在休憩室裏緊貼着肥累累的兩個男子的肩膀的女人們，一同走進水浴治療室裏。和從來一樣，二人始終臂挽着臂，親密地並行

着。這兩個人，是被別人除外的，在女羣中，異樣的注目，不是女工，也不像黨員。衆人對她們都有些敵意，用嘲笑侮蔑的眼光去看她們。

化粧室是人滿了，水浴治療室裏，水聲淙淙，沸沸地溢出來了。低微的雜音，笑聲，看護婦的叫聲之類，在爲水蒸汽與飛沫洒溼了的大治療室的空間裏，掀起了複雜的反響。緊緊的用綁帶捲繞全身的幾個女子，由化粧室出來，木履踏了地板作響，看去似乎冷一般聳起了肩，縮着身，走進治療室的門而不見了。這時候，由治療室中，幾個拐來倒去的醜陋女子，青着嘴唇，閉了眼，急急地跑出來。她們怕着跌倒，踉蹌地走出來，但是胸和腹，也顧不得羞恥和談論的露出着，現出紅的斑點；水滴和汗珠點點的在滾下來。

馬爾賽在化粧室的旁邊時，楮伊基那翩翩地走進室內去，這個纏着溼綁帶的女子，是年紀青青的富於彈力，肌肉飽滿充滿生氣的人。但是頭卻沒

有女人相，臉盤完全像個男子，顴骨突突的，聲如洪鐘，高聲狂笑的時候，好像打大鼓。因此在保養院的區域內，加她一個“仔馬”的綽號。

“馬爾賽！你到底做什麼？本來操縱着馬琴的，現在卻換河岸到那個面色淺黑的男子裏去了嗎？小心點，那個鐵頭陀，一定要把你揉得爛糊，變作廢人哩！”

馬爾賽惘然像怕一般，定眼看着楷伊基那的臉。化粧室內，突然的發出笑聲，不知誰用着不聽慣的極快活的聲調說：

“女子××青年同盟員不僅是纏繞不清的藤，祇要稍一顛倒。就可以變金的哩。”

馬爾賽看着這樣裸體的女子，心裏有些作嘔起來了。在她們肥累累的身軀，胸部和腹的皺紋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淫蕩的獸性的東西，化粧室內像蒸汽浴室一般的氣味和女子們的汗臭及肉味，混合着使馬爾賽頭痛。

不知誰用着孩兒般的聲音唱起諧謔的歌來：

女子××青年同盟員

賢明敏捷的活姑娘。

失了金練嗎？

喂，那個，那裏，慌張……

馬爾賽被侮辱，怒憤填膺，握緊拳頭，叩化粧室的薄壁，和楷伊基那鬍鬚的大聲怒說道：

“安靜點，小鬼！侮辱我們的同盟是不答應的！”

楷伊基那光頭裸胸的由化粧室中跳出來，皺皺雙眉疑視馬爾賽。眼睛潤澤而有神。

“哈哈哈哈哈！”

“楷伊基那同志，我是不答應的。祇要你不在，就很輕蔑青年女子，可恥極了！”

說着，她的眼裏，溢出淚來：呼息也迫促起來。化粧室爲着嘻嘻的吼聲和高笑聲而震動。楷伊基那又立即緊豎雙眉，從頭至腳的打量馬爾賽。

“你說什麼？連到鬼都要嚙你的腳腿嗎？”

但是，馬爾賽已經是耳鳴眼花，面色飛紅，看不見楷伊基那的姿勢了。爲了敵羣所包圍，不得不極力奮鬥。

“噯，不許的。你們想慘酷地陷害我吧。這樣我們就陷于泥中像豚一般，不能出來了吧。”

楷伊基那把馬爾賽拉進化粧室中去，推在小沙發上。

“發瘋了嗎？哼，還是不通世故的孩兒，易動氣的小姐。爲什麼像狗的亂吠的？”

化粧室裏已沒有笑聲，祇有偶然的聲響。馬爾賽雖然聽到了女人們的聲音，但不知道在叫什麼。

高背而年青的楷伊基那，遮立在她的面前，使她全身顫動，筋肉緊張。

“坐下去，不要叫。不要怕。你是把戲言當正經話的人。我愛××青年同盟不下於你，也知道它的

價值的。如有侮辱團體的人，我是比你要更好好的保護同盟呢。脫去衣服，也不是什麼要生氣的事。你還不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所以稍被一推，就站立不穩。你還是一個不懂世故的人。一被揶揄，就會發怒。那個膚色淺黑的男子，好像是我的宿舍裏六個壓制者之一。對於這樣的男子不得不注意者，不是我們的同盟而是自己呢。我是很知道像那樣地位的狡詐者的。那一輩子人，祇慣會發命令。你是沒有覺得被壓於爪下的吧。那些人是慣於握權的。你真是傻呵！立談之間就會跟着那個男子的，真是傻得無可再傻了。”

“楮伊基那姊姊，請不要再絮絮的說吧。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請勿要脅迫我。挖苦傻子是沒用的呢。”

“好的好的，如若有些事情，請來相商。喂……請看那不正經的女子……”

楮伊基那指着壁縫說。馬爾賽一窺，看到那兩

個女子，一絲不掛的，窈窕窈窕的，木屐得得的走到體量器一方面去了。二人的身子，骨骼柔細，皮膚白皙，看去像絹一般，輕快而滑澤。楷伊基那用嫌惡的眼光窺看她們，因着憎惡之念，將手指握得緊緊的。

“那是現今很需要的腐鼠的屍骸。那屍骸裏，成羣的蚤在散播疾病哩。重病是潛在這樣的地方的。那是幹部級的人們的妻子，是一種的傳染病呀。都有相當的過去的歷史。現在反革命都潛藏在綺麗的媚眼和柔撓的身子中了。我的丈夫也是因為趨附那種東西，將我拋棄了的……”

她好像可厭似地着了裏衣。魯巴修卡(俄國式的上衣)在她兩手裏瑟瑟作響。

“不論相信誰是不行的。相信馬琴也是沒用。我們要實行對於男子的猛烈的鬥爭，國內戰爭。連到現在，握政權的還是男子，祇有男子……。不要怕討厭！時節一到，就要給男子吃點痛苦。”

“楷伊基那姊，發怒得太異甚哩。”

“那末好，你的頭髮梳得光潔些吧，這樣你就可做他們的玩犬。”

“但是，楷伊基那姊，怎麼叫做兩性平等？你是祇望着女子是優越的吧，可是這是反於社會主義的呢。”

楷伊基那顛然的全身震撼，她的眼睛，發出像雌狼的眼睛一般的陰很的光芒。她的男子一般的手，一捏着穿了衣，布就沿着縫路紛紛的裂開了。

“平等！現在男子握着政權，有什麼平等！他們這般奴才，口裏狂吠着平等，蹂躪我們比帝政時代還要來得慘酷。踐踏我們的精神，侮辱我們的人格，使終身變作廢人。這般東西所必要的，是玩偶，是天使一般的嬌娜呀！是使那般東西的情慾繼續發生的雌鳩呀！可作工作的對手的一輩子女人是不要的。現在和社會事業有關係的女子，是真的女

性嗎？是人的母親嗎？不是賣笑的嗎？那些東西，也不是男，也不是女，是無性的生物！喂，現今男子所必要的，正是那些傢伙呀！（說着她再指着那兩個女子的方面）不要臉的反動主義者，醜惡的壓制者！大聲的吠着‘絕滅賣春婦’，被着家庭和舒服的文化生活的假面具，卻親自製造賣春婦，這真是臭不可當的小資產階級者呀！”

楮伊基那將綁帶纏在肩上，嘻嘻的笑着，大踏步穿過化粧室與化粧室之間，在體量器之旁，偶然的蹉跌了一下，左睥右睨的巡視那兩個赤條條的女子，厲出牙齒，同時用指去點二人的臀部。女人們發出尖聲，身子像蛇一般彎曲起來。

“呵，惡作劇的，請輕輕兒的，爲什麼這樣無禮。”

楮伊基那滿腹哄笑，快樂地用指去點二人的臀部和腹部。

“做什麼，無禮的人！”

“嘿嘿嘿，真像女人哩！嘿嘿嘿，幹賣淫公事的天成創造物！你們要治什麼病？是什麼貴疲勞的結果呢？哈哈哈哈哈，哈哈……”

說着，她在二人的足跟，吐的吐了一口唾沫，一溜煙向房門外出去了。二人呆了一忽，倉皇地跑到自己的化粧室裏去。

馬爾賽伸足於浴池中，心地暢快地將身子全託付給摩擦者之手。用肘支在池底裏，凝視着看護婦的樣子，那是毛帶紅色的滿生雀斑的水腫臉，眼睛是無可爭辯地帶着陰鬱的。她也和普通一般的摩擦者同樣，是一聲不響的，是不管世事的。對於她的職業，似乎厭得和死一般，但爲了餬口，也就沒辦法的做着。

這個老看護婦，不論對馬爾賽，不論對誰，凡是行摩擦的人，都有着憎惡的 好像對屍骸一般的惡感。每天爲她所按揉的有數十個。一年間，像馬爾賽般年青的，年老的，各色各樣美醜的數萬人，

都是她揉摩的。但是這個老看護婦，不把她們當作還有生氣的人看的。祇是赤裸裸的從順的顏色毫無變化的陌生人髻鬚於眼前吧了。

老看護婦用她純熟的手勢，按摩馬爾賽的兩腳。水在她的手下搏躍，沫在浴池四面迴旋飛濺。每一次按摩，馬爾賽就覺得自己的體內起了波浪。她的血，像水躍一般，搏躍於兩足。

“同志！你的工作是很費力而單調的吧。”

看護婦沒精打采地，凝着看不清楚馬爾賽的臉的眼睛，沒有立刻回答。她的聲音，也是沒精采而鈍滯的。

“真是呢，沒法想呀。餓死是不甘呀！”

“你爲什麼始終是這樣沉默的呢？你不是有種種說話的材料嗎？有時應該有難得而有趣的話吧，全世界有名的人們，不是爲你所摩擦過的嗎？”

看護婦也沒有抬起頭來，趕忙的揉馬爾賽的脇腹。

“因爲非擦好規定的人數是不行的 沒有說話的閑暇。祇好屏着氣孜孜地做去 像你可以在浴池中游泳，戲水，但我是非摩擦三十人不可。一回到家裏，手足變作像棒一般，我看到的人，祇覺得都是赤條條的像溺屍一般，所以，雖然想說點什麼，也不高興說了。”

說着，攪着馬爾賽頸項的地方把她拉起來，急忙的摩擦背後。擦好了之後 就離開她，走到水聲淙淙的方面去。馬爾賽因爲知道她是去準備淋浴的，覺得有點對她不起，想着要對她說幾句同情的籠絡的甘言。摩擦者動着淋浴的塞子和管子，水就像牛乳一般的流出來，潺然作響，飛沫散落在花磚地面上。但摩擦者依然沉默着 陰沉沉的眼睛，和死灰一般。

和馬爾賽平行的，別的看着護婦們，也是陰鬱的，繫了密著於脚部的溼透了的圍身布，半裸體地屈身於浴池上，在水中揉擦患者的身子。少許

離開的一個裸女——腹部與脅下特別打皺的——立起來的時候，一個看護婦將水桶裏的水替她沖洗。

摩擦馬爾賽的看護婦，點頭招她，“完畢了”的聲音，遠遠地幽幽地響着。

馬爾賽跳出了浴池，做了一忽像跳舞一般的動作，穿着木屐，跌塔跌塔在地板上走，忍不住好笑，跑到飛沫散亂作乳色的噴水方面去。將背對着下注的水沫，水沫好像針一般的刺身，她發出顛狂的叫聲。覺得這種水沫，並不是水沫，不是曾經在少女時代，浴於故鄉的烏爾格河時，被投下來的砂嗎。

“現在要把胸部沖一沖，”

馬爾賽旋了一個身，爲了水沫，眼花撩亂了。水沫洒到胸部腹部和兩足，可怕而又舒適愉快。

“現在要洗手，一面的手……然後身子的周圍……”

這樣，她一時什麼都聞不到，俄然的感到溫軟的空間，覺得身子好像急急地要融流出去一般。不久，熱的大綁帶，纏繞了頭和背，看護婦的兩手，仔細地擦她的背和兩腕，靜靜的向前推。馬爾賽仍回向着看護婦的方面時，就對於這個疲憊的像老人一般眼睛的女人的同情，油然而湧上心來。

“同志！和我接吻可以嗎？”

這時看護婦的眼中，才現出驚訝的閃光，兩頰因微笑而動，立時的浮出笑靨。

“呃，這是多麼的……真是可親的人哩。”

“想和你接吻，我很喜歡你。”

“爲什麼？您是全然不知道我的吧。但是，多麼的感激……”

說着，自己先屈身向馬爾賽，用溼淋淋的手擁抱着，馬爾賽強吸着她的唇，笑起來了。看護婦也笑起來了。眼睛裏包着淚光，變作輕輕的輝耀的像少女的眼一般了。

長方形的幾張食桌，照例，攤着銀色的桌毯上面擺着光澤的碟子，兩側都沒有空席。人們像白嘴鳥一般，身子不斷的搖動，合唱似地高聲的絮語，狂笑。漠然發着白光的壁，各處排置着棕櫚和花卉的食堂的光景，很像在開盛大宴會的菜館。此刻也覺得好像有誰由團中起立，舉起洋盃，矜重地要想說什麼話一般。但是，既沒有態度瀟灑的僮官，也沒有菜館的客人們的酩酊放縱的通有性，祇有規矩的着了白衣的茶房，代替僮官，靜靜的徐徐的往來於食桌之間，無聲無息的，小心翼翼的搬運盛着煮魚和馬鈴薯的大碟子吧了。

馬爾特惠夫裝着憎惡的眼，貪婪地望着茶房，使那赭黑的麻子痙攣地不舒服。但是茶房通過馬爾特惠夫坐着的食桌旁，故意的不去看食桌，祇注意着獻媚眼於剃光頭的幹部級的女人們，和滿頭銀髮的優閒不迫地吃着的知識階級，先搬菜蔬到他們的食桌裏，然後再配給新資產階級似的注目的人們。

馬爾賽始終着眼那馬爾特惠夫的毫無修飾氣的神經質的勞働者的臉，明明白白地看出了他的焦急的樣子。

不知在那裏，措伊基那大聲地開始談話，她的聲調，有力粗暴而且是非妥協的。她的貼近雖然卡德愛夫在說話，但因為他的大的低音的緣故，使馬爾賽以為是前面食桌上樂器的弦線在震顫。

“馬琴君，社會主義的建設所必要的，不僅是緻密的謹慎，觀察力，小心翼翼的儉約和術學家，其他重要的條件，就是情熱，火一般的信念，國內

戰爭時代鬱勃地起來的恐怖主義，也是極緊要的。可惜的，現在我們的大眾和指導者之間，如燃般的情熱，已完全掃地了！”

馬琴傲然地急急的在椅上立起來，眼裏浮出驚怖與反抗之光。

“卡德愛夫君，那樣的事是沒有的。這是不合理的論調。你是舊革命家，富於經驗的經營者，但是不知現狀，你怎能夠否定大眾的偉大的自覺，和現實經濟緊縮時的大眾的意氣呢？那生產會議，發明事業，協同組合事業及在其他事業上的大眾活動力，你究怎樣觀察的呢？”

在卡德愛夫的臉上，隱約的有點笑影動着，忽又消去。

“馬琴君，你在說別事了。我們現在太專心於日常生活那醜陋的事務的結果，內心之火已消失了。情熱這樣東西，不是由日常公事上生出來的，是在心中描畫着遠遠的將來具體的感動事業才發

生的。所以我們現在祇生活於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就變作討厭的灰色的勞働義務了。而比較多能引起我們臭味的問題，就是勞働能率的計算，賃金的額，和自己的窠。放佚，亂醉，街頭胡鬧，悖德行為，讒謗，及對於政治的無關心之類，也不知從那裏發生起來的。革命的空想和浪漫已消失了。”

“卡德愛夫君，這是錯的。你不能否定和反對者鬥爭時候所發揮的大眾的精神的高揚。”

“馬琴君，這就是無力軟弱的明證。我想這樣的請問你：你能否定在一般大眾之間的疲勞的實情嗎？神經病患者的增多，再返覆的說一次，亂醉，放佚，小資產階級氣分的擴大等發生的理由，到底在那裏呢？足下還是年紀輕輕的後生，為什麼肩膀和頭發起痙攣的呢？”

馬琴急忙縮緊身子，漠然的看着他，然後閉起眼睛。

馬爾賽的心中，捲起了對於馬琴的憐愍之情，

因而發生更親近的情緒，爲他辯護，想看一看他孩兒一般的照例的微笑。但是卡德愛夫所論之點，都是有道理的，考量過的，因而爲反駁而焦急的她，顏色蒼白，靠身於椅背。

“卡德愛夫君，這是愚論呢，我要斷然的反對，空想和情熱都是有的。”

“在那裏？”

說着，卡德愛夫沒有對着她，祇含笑的斜了一眼。

“在我這裏”

在右手的蘇斐亞·彼德羅維那笑出來了。這笑法，是扭孩兒的母親的笑法。

卡德愛夫急忙回向着她的方面，面上燃着青年時代的有光潤的樂意。

“那我是知道的。像你這樣的人，真是空想和情熱的聚合地呢。我沒有現成的對你的武器哩！”

馬爾賽早已感到自己的體內在作怪了。心臟

騁躍，血液沸騰。

“是呀，是呀，空想也有，情熱也有，不但是我，青年都有的。例如耶沙·馬琴，都是備着足以燒你那樣的人的情熱和信念的呢。是呀。”

馬琴也不看誰的臉，頭和兩肩痠攣着，完全屈服地，灰色的像病人似的坐着。但蘇斐亞·彼得羅維那，不覺用了嚴肅的教訓的口調，撫着馬爾賽的肩頭說：

“喂，馬爾賽，青年云云也者，還是不說好。因為要負擔很大的責任的呢。”

馬爾賽嚴然的挺了一挺身子說：

“我不僅為自己，為大眾負責任是習慣了的。我是了解青年，誘示青年的呢，是這樣的呀。”

卡德愛夫愉快地，全然返老還少地，笑着，拍掌。

“偉大！馬爾賽，老老實實的說，我佩服你，實際上，我是不知道青年的。大體我所知道大眾者很

少。我們指導者，總被一道厚壁和大衆隔離。在那裏，正潛藏着我們的悲慘呢。”

這時馬爾特惠夫的哄笑，俄然如鳴大鼓的響起了。

“那，那，指導者這般奴才，是那樣的，在我的旁邊，裝着聖人臉的奴輩，也有許多坐着。偉大的權力！例如你，好像格爾姆伊基的金佛似的到這裏來，從門口起委靡地裝着端莊的神氣。你的頭上香水噴得芬芬，異常高尚似的身子的姿勢是貴族式的，軍服也可以着。像我這樣的人，要求過了三年，纔能完成保養的心願。這因為我沒有空的場所，但是工場監督之流，卻每年出去保養兩次。所以現在叱人爲放佚，醉鬼，‘馬甫諾’的徒黨：……”

卡德愛夫自若地正面的凝視馬爾特惠夫的臉簡易而平然地說：

“是的，馬爾特惠夫君，我以爲你也是醉鬼呢。醉鬼，‘馬甫諾’的徒黨！”

馬爾特惠夫蹶起身；差不多要和他相打一樣的大着眼睛，露着牙齒，歪了可笑的臉說：

“什麼，我是醉鬼？我？你對於勞働者的我說這樣的話嗎？唾無產階級的我的面是不妨的嗎？呵呵，你真是莫名其妙的混蛋！”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張大的眼睛，向着馬爾特惠夫，由椅子立起身，偷偷的後退。

“馬爾特惠夫君，我已聽不進去了。已忍耐不住了。你自己侮辱自己，我是難堪的呢。”

馬爾特惠夫吃驚地停止了叫囂，眼睛骨碌碌的追彼得羅維那，重坐在椅子裏，像陷穿的獸一般環視四周。

“彼得羅維那！不要響，我胸中很氣悶。今朝那樣的糊塗蟲，在我這裏逞強，我是已經忍無可忍了……爲這樣的奴輩而戰爭。即使將我切碎燒燬我也要戰鬥的，我要終身從事於此。彼得羅維那，請坐吧。”

因此彼得羅維那復了元位，嘆了一口氣。

“鬧得我們飯都吃不成了。”

馬爾特惠夫好像背骨被刺一般，又從椅上跳起來。

“喂，有尾巴的畜生，那個大碟子搬過來。專門一盤一盤的搬到‘指導者’的奴輩和奴輩的小老婆裏去是不行的。搬到這裏來，立刻搬來！”

“馬爾特惠夫君，你結果是要將我由食桌趕出去吧。我的精力也盡了，你今天到底做什麼？不行的哩！”

“彼得羅維那，我的媽媽！那不是塞住咱們的口嗎？不太異甚嗎？是非騷擾不可的。我們到底爲何而鬥爭？彼得羅維那。”

馬爾賽已不能忍耐了。仰頭大笑，室內漲水一般的笑聲洋溢。

馬琴坐着打呆古兒，馬爾賽笑起來的時候，用着陰鬱的眼色，看了一看室底。

“我是同情於馬爾特惠夫的。馬爾特惠夫所說的話是真的。勞働者若不擁護自己的權利，那末老早就要被壓服了。若說去獲取某種特權，那末在我們之中，祇有馬爾特惠夫是能利用一切特權的。”

卡德愛夫竊笑了，馬爾賽頻頻地搖動椅子，吱吱地作響，也笑了。

“爲什麼祇有馬爾特惠夫一人的？沒有這回事。不能獲得特權，我是要起騷擾的呢。他是新出現的鄉紳吧？正唯我是要求特權的……”

茶房搬着大碟子走近食桌，擺出沈默的服侍的態度，各立於桌之兩端。

“到這面來。”

馬爾特惠夫用叉子敲盤碟，鏗鏘而鳴，裝出憤怒的醜臉。

“拿到這樣來……我這裏！”

茶房靜靜地看他的方面，叮嚀地說：

“馬爾特惠夫先生，現在是輪到你了，因爲列

位人很多呀。”

“什麼？我聽不懂什麼輪番，你們的所謂輪番我是知道的了。你們是被香水芬芬的地方吸引過去了。拿過來……”

茶房順從地拿着大碟正走向馬爾特惠夫的中途。

“請站一站。”

馬爾賽這樣的叫。在馬爾賽的心臟中，血液沸騰，因就席的人，都被馬爾特惠夫的怒聲所壓倒而愉快，但現在想出馬爾特惠夫的不意和他調侃，給他和馬琴以難堪。她覺得卡德愛夫傾慕她，好像有一種奇妙的力，由他的身中湧出來，浪一般地上下的搖撼自己，這樣的心情，才對於和他的因緣有點怕起來，想要把這力挫折下去。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很不安心，好像豫感着某種難避的事件一般，頻頻的牽馬爾賽的衣服說：

“喂，馬爾賽，請坐。完全像瘋癲病院一般

哩……”

“不要響，破了輪次是不行的。我是不答應的。馬爾特惠夫和馬琴，卻還未輪到。那樣高慢的男子，自惚的人，要給鬼吃去的。呆滯滯的裝着傲慢的主人的顏……！”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由茶房的手中，默默的公事一般地拿過大碟子，放在食桌上，異常緊張地，儼然的叫道。

“請隨便吃！現在不論在誰這裏，都沒有陪客，請自己拿吧！”

馬爾特惠夫完全出於不意的，愉快地哈哈的笑了，用手掌敲着食桌說：

“彼得羅維那！親切的媽媽！你真好啊……。你這個人，真是找不出第二個的呢……。你若不在，我們就沒辦法，不論在什麼時候……”

馬爾賽一坐下，就覺得臂被軟軟的卡德愛夫的手所握着。而一被手所觸，就像歌一般玄妙的動

沉醉的太陽。

悸，通過心臟而起。

7

晚餐之後，有的去看電影去，有的到沿海濱的公園裏去，留在保養院的同伴們，都聚在二層樓和三層樓上的二所娛樂室裏。

一間娛樂室中，幾張小桌子的面前，熱烈地在玩撲克，象棋，骰子；備有鋼琴的別一室中，汗流滿面的一羣，大聲地在唱歌。室中開着的諸窗，耀着電燈的強光，伴着猛烈而嘹亮的鋼琴音而起的合奏聲，將溼膩膩的，懶洋洋的由海面飄動過來的黃昏的薄暗的靜寂，驅散至花園和海岸方面去。

馬爾賽獨自的徘徊于二樓和三樓。這種不慣的奇異的孤獨，熱淚和疼痛追上她的胸頭。自己是

弱小無依爲大眾所離異的感慨，才不覺的發生起來，哀愁之感，銘于五中，慘然的要哭出來了。

蘇斐亞·彼德羅維那照例坐在露台上，攔着有病的脚。雖然好像寂寞，但她是願意獨居的，而且心地也覺得舒服些。她坐在藤的靠手椅中，用毛布捲着脚部，胡亂地左右四顧，擔心着不要有誰在着呢。若使這時候，馬爾賽在着，她一定要大聲的說：“馬爾賽，小鴿子！飛開得更遠些，不要來煩擾我。”

但這時馬爾賽也沒有走近自己的房間，在竭力的尋求那沒有的那個人，自己的生活內容就好像要消滅一般的傾慕着的貴人。樓上男女聲混雜唱着單調的“磚”之歌，遊廊和樓梯的空間，洋溢着狂噪的笑聲和泣聲，很不舒服。

馬爾賽一開門，氣就被專心於自己的大聲以爲樂的人們所奪，耳也被震聾了。映於眼中的臉面，都是沒有半點關係的陌生人，就怕了起來。在

骨牌戲熱鬧的室中的人們，也像做夢一般，在窒息的靜寂之中，茫然忘了自己，祇澄耳的聽着骰子相觸聲和牌子的辟拍聲罷了。

在大門口大廳上的人們，犬一般狺狺地狂吼，椅子像報某事件一般，軋塔軋塔的響着，倒去。馬爾賽像貓似地跑到樓下，胸口怦怦的跳着，走入浴着眩耀的電燈光而輝煌的頭顱之羣中。

和冰一般的白大理石圓桌子側，有一個兩頸上有光滑突出的疣的，汗污油膩的旋毛叢生的，像傑勃喜的男子，褶疊着水兵服坐在椅子上。這圓踴躍地醉飽了的男子，泛着白眼，捏緊拳頭敲圓桌，張大了鼻孔，胸靠在桌子上。

“我們很容易的喋喋不休的說那智識階級的俗不可耐的混蛋們嗎？老子是不把那些忘八當作嬰孩看的，快把那個混蛋叫來，叫他看一看老子的顏色。我曾經搥這般東西，縛成一束，投作魚餌。應該記得自由的海兵，馬特羅斯團的吧。喂，叫那個

渾蛋醫生出來。老子是病人，神經性熱病。可是，不論那個傢伙，想塞我的口，敢在我面前放肆的是沒有的。敢和豪傑的名射擊家的老子對敵的是沒有的。老子自十八歲起，就做指揮，很很的打那崇拜黃金的傢伙和知識階級，是我的拿手好戲。”

高聲的說，他充血的眼睛，向着馬爾特惠夫，膨大着頸項裏的筋，又用拳敲桌子。

“噯！拔了毛的狐狸，叫那個混賬的醫生來！老子要剝他的面子，給他看看我的手段。那個東西，總還記得以先的馬特羅斯的叫作羅曼利的老子罷。……”

馬爾特惠夫萎黃的顏上，浮出嘲笑之色，他的青眼，銳利地刺着馬特羅斯。他組兩腕於胸口，疲乏似地靜靜的突立於馬特羅斯的正面。

“你這個傢伙，祇要一看你的人相，就連到幾根肚腸都看見了。你是破落戶，潑皮！我要把說說的你，脫下褲子，像剝山羊皮的脫得你精光。什

麼，你這個傢伙值得三文錢嗎？還裝着司令官的臉孔！實則沒有你這傢伙，司令官將軍還多得很呢。”

馬特羅斯突然的擲出椅子，立起來了。筋肉發達，膂力絕人漲着野獸般的血潮的他，定着血眼，威嚇馬爾特惠夫。

“將我！這個鬼東西！將我做什麼？瘦弱的獠獠，沒用人飼狗罷。敢來扼我的咽喉的東西是沒有，敢來擲我的背骨的人是沒有。”

他敏捷地像做戲法的人一般，不知從那裏拔出了短劍，在羣衆的頭上迴舞，因此，人們雪崩地散於四方，在桌子的周圍，展開一處圓形的空隙。

“如何？看見你老子的膽量嗎？哈哈哈……”

馬爾特惠夫組兩腕於胸，依然不動，面上現出嘲笑的皺紋。

“渾蛋，拐子，潑皮，你是不識相的懶怠者！”

衆人不知道什麼一回事，突然的靜寂起來。但

是馬爾賽看到了卡德愛夫由後面走近馬特羅斯，舉起左手，扼他的咽喉，用右手將他握短劍的手，扭轉於背後。馬特羅夫唉的叫了一聲，倒於卡德愛夫的胸口，他的面色暗淡，血液膨漲。卡德愛夫靜靜地，顏色自若，也不指定誰的說：

“請奪下短劍。”

衆人都陷在混亂了的沉默中，怕得被釘着一般，誰也沒有動手。

馬爾賽跳身向馬特羅斯，用顫顫的手指去奪短劍，但因為過於熱急，沒有注意到短劍由馬特羅斯的手中自然滑落，而且也不以為奇怪。她走進羣衆之中，無意識地坐於樓梯旁圓柱下的靠手椅上。不安地又好似有趣地看着閃閃發光的短劍。

着了白衣的短頸大頭的主任醫生，大踏步從旁通過，一邊說：

“這個亂暴的傢伙，真是討厭之極的。騷擾聯盟各處的保養院。”

縛了馬特羅斯，放在地板上。馬特羅斯全身痙攣，鼻息大作，聲如霸王的狂吼。

三個民警由外面如煙的紫色的暗蒼蒼中，向開着的門裏走了進來。

受了治療之後，耶沙散步於市街，直到吃晚飯。他過訪××青年同盟的區委員會。和許多同志，長時間的討論了關於文化事業；經濟緊縮實行運動上青年的參加問題，物價的減低及農村與協同組合等問題。在那室中，青年男女，喜氣洋溢，叫喚着，哄笑着，浸於紙煙的煙霧中，互相的談話。坐於桌子前像南方的韃靼人的一個事務員，不知抱着什麼隱藏着的祕密，不像人而像牡牛一般的樣子，望着耶沙。來到這裏的，各色各樣的人都有，倨傲地，擺出檢查官的面孔，進行批判，吹噓自己的業績。耶沙和這般伙伴，沒有談話。進去一看，一個斷髮的女子，自在地坐在桌子旁的椅上，雪茄的

煙，吹而成環，用尖銳的目光，從頭至腳的遍看耶沙，扁着含有毒意的嘴脣，有意嘲笑地和年青事務員目語，用含有憎惡的話，二次諷刺耶沙說：

“同志！我們沒有說無內容的話的閑時日呢。”

還有一句說：

“你在保養院裏擺擺的遊玩，爲着太氣悶而到這裏來白相的吧。幾時來幫我們做事呢！？……”

耶沙受着這樣的人們之嘲笑的目送，到區委員會去，總是不合調，自己覺得太傻太傻了。

於是他走到軍艦上去。在軍艦裏卻受到歡迎，爲青年××團員的水兵等引導到艦內各處，參觀種種的機械大砲和水雷發射機，始終爲他們的羣衆所包圍，和他們在大食桌上共餐，愉快而舒暢。又和他們同聽政治講義，然後長時間的練習體操。這些健康而晒黑的，碧眼的人們，同化了耶沙的心情。他也儘想要和這般人共起居，戴沒有眼底的水軍帽了。

晚餐後，他的心緒很不好過。因為認出了起於馬爾賽的心中的變化。爲着馬爾賽失了自己的統制力，心爲卡德愛夫所奪而難堪。他豫感到繫於自己和馬爾賽之間的一種可貴的線索，忽然的被中斷，心臟中好像血在燒一般。那個卡德愛夫像厚重的土牆一樣，築於兩人之間，機械似地把他們間隔着。因此耶沙才對於這個人間的惡濁的憎惡，爲之黯然。啊啊！馬爾賽！你也和黏滯地戀着男子的世間普通女子們同程度的嗎？啊啊，馬爾賽！你的陽光輝耀之日湛於清水中一般的眼珠，現在落於何處呢？

孤獨而悄然的他，走出大門內的大廳，在那沙發上：看到幾對男女，唆於情慾，忘了羞恥，抱擁着，他覺得有點乏味，感到了由這般人們所發出來的汗臭。通過那裏，走進了吸煙室，立即爲那渾濁的要窒息一般的煙氣所眩暈。許多人在高叫，爭辯，哄笑，發出不知黑白的雜音。這些憤怒地居於

煙霧中的人們之顏，都一樣的發青，祇有眼睛，昂奮而發光，有幾個默而不響，無關心地徜徉於人林中，耽於冥想，和他人異其色彩。但是，雖然在這大聲和哄笑之中，在門口的大廳中，遊廊上和娛樂室裏所看到的光景，還是呈現着。祇是在那面，是在幽暗的角隅上竊竊私語的幾對的醜態，而在這為濃煙弄得打噎的密閉室裏，都是赤裸裸的奔放不羈的做作。而馬琴呢，喘息得上氣不接下氣，覺得體內的血，為某種黏液的緣故而變作濃起來一般。

不知在那邊近的地方，有在說故事的人，男女們呶呶地在發笑。

耶沙一點也沒有法子去醫咽喉的痙攣，覺得若再過一秒，一定要被這拳堅如鐵一般的人們，慢然的擲出去吧。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作這樣，走近椅子，厲出牙齒，開始亂暴起來。

“我是不許這樣醜態的……這是醜怪的污濁……你們是蟲蟻！不是蘇俄的公民……我要將此提出於總會……”

這樣的高叫着，不知誰捉住他的兩手。另一人捉住他的頭，哄笑着向門上撞過去。

……在街上，馬爾賽立即消融於菩提樹的黃昏的靜寂中。這種異常的靜寂，和屋內與曠野的靜寂不同，這不是橫展於為夕暮的路端的飛塵所瀰漫的地上的靜寂，也不是薄暮的斜陽返射在遠遠的樹林上的靜寂，更不是為碧綠的裸麥的帶甘酸氣味和顫然的杜鵑的啼聲所催眠一般的靜寂，而是馬爾賽不曾知道的不明原因的音樂，活潑潑地鳴動着的幽靜。

太空燃着不曾見過的紅炎，海水變作品瑩的赤珊瑚一般的盪漾。空氣中混雜着軟體動物，海藻和冷卻了的煤煙氣，呈出濃的透明的琥珀色，對面

西山上的街市，髣髴與天相接，高地和斜坡上並着瓦列直角相連的住家層，冒着灰色的暮煙，那層的上部，分明地被廢墟，塔和蛇腹層所切斷。在左邊，幅廣如河的海灣底，畫着赤黑線的埠頭及鐵道用地，星星和輝耀的燈火閃爍，在那面的建築物，好似馬爾賽幼時在舊書中讀過的幻之宮殿一般。

馬爾賽佇立在一座建築物的角上。這時海天浩淼。橫互眼前，也辨別不出何處波在奔騰，何處天在燃燒，似乎也沒有海也沒有天，祇是波光明滅的虹色的空氣，像濃臙脂在流動吧了。對岸的燈台，發出葱綠與橙黃的火光，海面上好像幾條色彩不同的小川在滾流，在岸邊，浮着載有二個黑的印影的小舟。櫓聲欸乃，切水之音，明瞭可聽。如灰色雲的遠山，連接於灣之岸邊的丘岡，和童話之柱一般的聳於埠頭的藍色的大柱，都好像氣體化一般，連到馬爾賽自身，也覺得像鷗一般，附着羽翼，飄飄然要飛上去了。不知在那一邊，白克蘭（鵜之

一種)鼓翼而過,聽了羽音的馬爾賽不覺仰首而望。碇泊所的浮號鐘在鳴了。遠近浮於薄暗中的船艦的砂時計也在鳴了。

廣場是空虛的,在中央的黑銅像,投出一個可怕的大影,在銅像後面的海軍俱樂部的大門口,電燈明晃燦爛,市街各處,橙色的火光,和眉毛一般的顫動。因為被這像海與空在歌一般的,像大地洩出深深的呼息一般的,活潑潑地朗然的靜寂所包住,此外誰也沒有在着,因此馬爾賽心爽氣和,同時又感到哀愁。她的心卻還像今朝一樣,迎着這水色遼闊的空間,覺得人生是靈妙的,在人生除了歡喜與幸福及青春以外,就沒有什麼了。

在這世中的無限的生命之列間的馬爾賽,不過是燃不着的一粒火粉,而使心臟沸騰的籠罩着深妙的意義的前途,也是被前定了的。

親切的手,放於她的肩端了。馬爾賽也不吃驚也不奇怪。是早已預感着不久一定有一個親愛的

人來側，優渥地溫潤地接近身子的。回頭一顧，正和耶沙·馬琴的微笑與眼睛相觸。

“在自然的魔術的權力下，你是在耽想着愛所君臨的空中樓閣罷。去，到公園去，浪的歌也去聽一聽吧。”

她連到耶沙在側也不知道。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一般，默而不響，也不去看他。馬琴呢，卻戰然地走到她的肩旁去了。

“是的，那是可厭的，但是真正的呢。自然實在是通知自己的威力的。自然殺滅我們的意志，使人間變作懶惰漢與抒情詩人……。所以自然是我們的仇敵，可怕的敵人。非用鐵和火與自然鬥爭不可。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即我們由自然的威力下解放人間，要由自然下創造汽罐與發電所。”

說着他突然的將她的一手牽到自己的方面去。馬爾賽感得他的血溫移了過來，耶沙覺得她的熱的肋骨在指下顫動。

二人走過寬廣的並木路來到海岸，立於灰色大理石所造的欄干旁。

海在這兩人和對岸遠遠的丘岡之間，滿着深淵，如油般閃閃的發光，描半圓於灣之一面的大浪的紆迴，也不聞波音，也不見波頭的推擁過來。遠接於水平線的一邊，海變作浮出蜃樓氣體和虛空相合，而在鏡山的對面的灣內，朦朧地在水面浮出赤黑的薄層，煙雲飄渺，髣髴鏡子上罩了薄雲。

浮沉於往復的波間，如打嚏如喘息，高抬船頭的一隻小汽船，破浪前進，三種不同的聲音，幽幽地唱出哀調之歌。聽了這歌的馬爾賽，想獨自的默默地看一看這蝕岸邊岩石，散出飛沫，啞嗒噌呖的波浪。歌聲幽揚，立又粉碎，變作青春的哄笑而四散。馬爾賽深深的舒了一口氣，仰視上空，天卻又似重油一般，變作濃色了。

“今天我到海軍軍人處去玩過了。那是我們的××青年同盟員，看到各種機械和大砲，軍人是

從容的，他們的血，是活潑潑的。和那一比，我就覺得我們苦得不亦樂乎的在洋火匣一般的場所所做的工作，完全是氣悶的，毫無光彩的，沒有意義的，但是爲什麼又要回去做工作呢？

“怪不得整天沒有看到你。爲什麼不和我一淘去的呢？我是真的氣悶呢。”

馬爾賽微笑着，聳着兩肩說：

“你忙吧。”

“噯，說得真可笑哩。”

耶沙眼睛望着海，但不能抑制昂奮，說：

“歡喜卡德愛夫同志的吧？”

聽了這句話，馬爾賽直感到這句話中含着耶沙的心痛。愚魯的耶沙，是全不知道馬爾賽愛他到多少程度的，也不知道她現在以他爲多少可貴且可親的人。因此馬爾賽想惡作劇的使他焦急些，說：

“啊啊！他真是偉大的智慧者呢。他是有偉大

的力，我不能抵抗他的力。我是全不知道我將怎樣。”

“一點不錯，我想也是這樣吧。女子這種東西都是這樣的，對於女子，暴力是解決一切的東西呢。”

馬爾賽皺起眉頭，慌張地叫道：

“不是開玩笑呢。”

耶沙緊緊的痛抱了她說：

“馬爾賽！怎麼會是這樣我全然不知道……我在今以前的生涯裏以為戀是個惡棍。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以先我以為少女是裝飾品，和她共同工作，不啻和玩偶耍子，你是像這樣的迷惑了我，你不在着，我就和失魂一般的恍惚呢。”

大浪散出熱的飛沫來襲馬爾賽。她揚起歡喜和悅樂的叫聲，跳身於浪中，她不能抑制激情，投全身於他的懷中，一瞬間在他的胸口咽哽起來。

兩人的後面，一羣人發出仔馬一般的嘶聲。一

看，原來是今朝挖苦馬爾賽的三個××青年同盟員立在旁邊；深插兩手於袴袋中，學着相爭的馬一般，吹着鼻歌。一人先行，其次繼之。他們明白地是嘲弄他倆爲尋喧擾而來的。

馬琴顏色蒼白，蒼皇失措，頭痠擊地動搖得很厲害。

“諸君，請勿惡作劇……”

馬爾賽嚇了一跳，戰戰的躲到耶沙的背後。最初的瞬間他所感到的，以爲年青們一定要襲來，絆倒兩腳，以掠奪者的孳猛而撲過來的，但是他們祇擺開兩足，挑戰地踏定，高叫着，裝出暴慢的鬼臉罷了。戴着白柳條紋的帽子，口大齒粗，青銅一般的胸口的一個青年，嚴厲地下了這樣的命令。

“喂，馬琴，覺悟吧！把左肩向外！劇甚的慰安已很夠了。這番是輪到我們了。不則要折你的背骨哩！走，馬琴！”

馬爾賽覺得胸腹上澆了冷水一般，難過得要

作嘔。要想走一步，仰一仰頭，叫一聲，都不能夠，好像誰在撲上頭來，耳聾眼花，怕得上氣不接下氣，頭中好像渾濁的空漠，在這空漠中，舉起小鳥一般的哀聲的，就是求救的呼聲。她覺得若再過一秒，一定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笨拙的，無可挽回的事件要發生起來，而在那泥污中被蹂躪了的自己，就燬滅了罷。覺得馬琴——身體戰慄衰弱——在自己的旁邊，就不知不覺的，像沒有保護者的孩兒一般，貼近他的身邊去。這時，就聽到馬琴的斷續的聲音，似夢中囁語一般。

“喂諸君，這是不許的！裝出這樣亂暴的東西，是非立刻逐出保養院不可的。我要立刻召集同盟員，務使你們的手足都動彈不得。”

這樣一來，馬嘶一般的哄笑再起來，馬琴的聲音，是可憐的戰戰然的了。

“喂，都來把那個奴才拋出去！……數一數他的背骨，脫下他的頸……把他捉到那隻箱籠

裏……”

馬爾賽茫然的眼中，認出了透過林木蔭翳的火光。這火光是由保養院的二樓的娛樂室裏射出來的。一看旁邊，無線電信柱直立衝天。看到了這柱和火光，她立即覺醒過來，兩腳有勁，恐怖全消，心臟為強力所奮興。馬爾賽因此高搖兩手，使全身緊張，向前馳去。

“啊啊！亂暴者！混蛋！給你們吃耳光，惡鬼。”

這樣的叫着，斜着臉，用着未曾經驗過的力，鳥一般的飛去了。她的兩手，完全和翼一般。

她突然的感到自己的周圍，是空虛的，沒有年青們，也沒有馬琴。她立在並木路的中間。無線電信柱，火的光，都消失了，對面薄暗中，三個朦朧的影子，足音雜踏，高聲而笑，用着像戲談的大聲，喋喋不休的在說聽不懂的話。

馬琴的手捉住了她，他的優婉的聲音，再軟軟地觸於馬爾賽的心中了。

“馬爾賽……已沒事了……不要介意那混蛋的事……我已和那般東西談過一遍了……請安吧……”

說着，優婉地強拉過她，同伴着走了。

8

這七日間，卡德愛夫初知道孤獨的寂寞，尤其是夜裏更煩惱。因為不慣早寢的，他儘開着眼，長時間漠然的橫在牀上望着夜空。窗外市街的騷音，雜亂可聞。不知在那裏吹奏着幻夢一般的音樂。電車發出倉忙的響聲，露台下的步道上，足音雜踏，彷徨於廣場的醉漢，拚命的在高叫。走起來想開了電燈，和平日一樣的工作，但電燈是早已熄了的，皮包擲在桌子上（出發之際，因為徒手太單調，所以拿了皮包來），但要他的工作卻沒有。間壁發出病人的鼾聲，牀軋答軋答地在響。這間氣悶的房內，洩出竊竊的——特殊的夜的——像東西在摩

擦的聲音，但是這不是蚊子嗡嗡的羽音，也不是漆塊的崩落聲，更不是睡着的病人的呼息反響於壁上。可怕的發熱，兩足乾燥，一相抵觸就如火燒一般。空氣少而悶。

他數時間好像釘着一般臥在牀上，回想到因為離開了工作，所以失了平素的緊張，變作隨便的，白痴一般的自己的樣子；想到過着不合理的優得無可更優的閑暇，卻爲了這晌的煩悶生活，頭腦弄得這樣的渾濁糊塗，就覺得可恥可厭。

“陷入在無妄的穴中了……”

在家的時候極多忙的他，屢次爲頭痛所苦，和計劃書所決定的實行作業日程一般，事務地敏捷地，抱着疲勞之極的腦袋，臥在牀上；第二天一早起來，腦中滿裝着這一天的新工作，昏朦朦好像中毒一般。他除了自己的有無影響部局，委員會，小委員會，和協議會等的複雜行政機關以外，一切都不知道的。而一切的小事雜務，通過他的腦髓，像錐

一般尖銳地刺入他的記憶中。出席於國家計劃部的會議的時候，在自己的事務室，召集專門技術者，討議地方電氣化計劃案的時候，聽着關於家內工作的將來的時候，他始終祇想着這種言論和講演實際化的方法吧了。他數時間如啞者的沉默，如和尚的靜聽。在一般人看去，好像他和正在討議的重要問題懸隔而在想別的事情。可是他若要對專門技術者和經濟學者說話，就單刀直入毫不猶豫的予以解決。

“諸君，萬事總歸是很單純的。這樣這樣做是必要的，這樣就夠了。”

說着就離開到別的地方去。他的樣子，是瞶目凝思，信自己之力，且率直而有權威。並坐着的白髮的技術者們，表出疑念和敬意看他，好像要捉住現於他的眼上的贊詞之影，但是卡德愛夫很明白的看得出技術者等因為他的單純的結論而失望且吃驚的樣子，和他的對於他們複雜的，根據科學

的各案的單純且實際的考量，使他們感到過於尋常俗化。

回到自己家裏，祇是爲睡罷了。而一看到帶着廚房和襯衣的氣味的，不大說話，眼大無光，像蒙古人樣的臉孔的家政婦的時候，就會想到了和她已生活過八年，以及生於後貝加縣的這個女子，在夢寐之間，一定會憶及西伯利亞的高地和滿了水的透明的野趣的印哥達河之類的事情。

這個重大工作的數年間，卡德愛夫沒有休暇一次過，也沒有保養，完全忘了休養，祇是一路的，在自己的肩上，負着急要的工作的重擔，覺得若沒有這種工作，生活就無意義。他復興了某處的工業，設立了供電力於全區的發電所，創立農具製造所。而每赴上棟式，工場成立祝賀式時，就玩味到不能忘卻的極大的愉快的情緒。

因此，每在這失眠的晚上，苦於無意義的閑暇，爲室內的氣悶和蚊子的煩音而不知所措，想做

事，但這也和機械的空轉一樣是沒用的幻想。

他起初覺得非常的疲乏。爲什麼這樣疲乏的呢？也許是勞働過度而疲乏的吧。不然，那末或許是這氣悶的空虛和無意義的閑暇的緣故吧。他兩次送長而詳密的信於同志，試爲種種的要求，考案和提言，但祇在這瞬間，他覺得好像在寫關於經濟的計劃的緊急問題的講演稿的，住慣了的自己的事務室內一樣。

最近無端的思想，浮現於他的腦中，自己覺得好像別人一般了。看到患者等——黨員——般勞働者及××青年同盟員——都和和在會議，工場，衙門裏普通所見慣的人們同樣的面貌。但是來這裏以前所沒有看到的光景是展開着，使他驚奇的，就是患者的任性隨意和他們的眼中有陶醉的色彩，他們都是用出乎尋常的大聲雜談，不顧禮儀，女子的笑聲，也是荒蕩無忌，響徹遊廊，起於大門內的大廳和屋外，伴着衝動的污穢。

這樣的事情就發生了。卡德愛夫爲受治療而下樓的時候，背後的女子們笑着把他牽住了。他裝着不見不聞的樣子，冷不防地一陣香氣撲到他的身上，感到了女子的胸和軟軟的手觸於肩上和背上。

“將這不幸的病人的身體抬起，運到向陽的地方吧。”

耳中髣髴聞到這樣的叫聲的時候，他在室中毫無所措，手足都被捺住。被許多女子的手所抓所擦。這樣之後，他長時間不能由受到未曾經驗過的胸口的難過和恥辱的思想脫出，而且兩脚也失了知覺完全不能舉步了……。但是女子們，是已經熟悉的，毫不客氣，似貪慾地，似媚惑地，用眼叫他，從薄薄的衣服下可以看出的豐麗的肢體，在他旁邊的時候，好像在顫動。

一到休息的時候，男子們都集於吸煙室，在渾濁有毒的煙霧中，如影一般的轉動，放出未曾有的

猥談，大聲地互相騷擾。沒有人談起關於勞働和對於勞働的愛好心及社會事業之類的，在談到關於工場和生產的時候，還是爲較多的勞働賃銀，勞働保護，及協同組合之類鳴不平，喪心搖手的多。又屢次憶出國內戰爭的事件，眼睛發光而誇說着戰功，不使他人談話，也不使吐氣，祇是旁若無人的吹着荒唐無稽的法螺。但是爲舊話所疲的人，恍然的看着煙之渦卷的壁，好像沉思一般的嘆氣。

“是的，親友諸君……莊嚴的時間是有過了……死也忘記不了的……”

說着又盛行騷然的猥談。

這是普通人——埋於所有的機關和事務所裏的，每天我們所遇到的勞働大衆。一離開束縛的鎖鍊，他們爲什麼就這樣的毫無拘束的暴露出賤的蟠於心中的醜穢之相，在自己的污泥之中不厭的沐浴着的呢？卡德愛夫覺得是不能和這些木偶相爭的，怕得自身也要無依無力的陷入於其中。因此

有時好像厭傳染病一般，又像避致命的危險一般，想由這泥沼中立刻逃歸。

但是自從會到馬爾賽，想到了她的事情以來，已忘了歸的決心了。奇怪的，就是馬爾賽也和別的女子××青年同盟員一樣，是活潑愉快，有着純圓的眼睛，充滿了極可愛的青春之血的一個元氣瀾漫的女子，但是在她的身上，有一種卡德愛夫所難以決定的東西，這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佈滿根枝了。由最初相逢之時起，她的明朗的眼睛和奔放的年青，急急地使卡德愛夫昏迷，歡喜和優婉的情緒，使他的血沸騰。笑如花開的她的姿態，在他的心中舞蹈，她的倩笑和年青，在他的身上各細胞中顫動，而永不經驗過的不安之念和祇有青春期能感得的哀愁，在獨居的時候，激惱了他。看看馬爾賽的臉和居在他的身邊一刻也好的要求，不知不覺的早已成爲習慣了。

他是儘想着祇要一次抱擁了她，像孩兒一般

的接吻，那末自己就充滿了力和喜悅，變作年青的活潑的別一個人，在世界中，現出少年時代所感到的美麗的春景。他是爲這個纏繞不清的執着所捉住了。

日間和馬爾賽相會，並桌而食的時候，他的心因馬爾賽的微笑而微笑，他的血在心臟中起了青春的反應運動而踊躍。他想永久的在她之旁，不厭的聽他的聲音，看她的蓬蓬的捲髮，明眸，幽嫺不迫的身之動作，不碰到馬爾賽的時候，他就口也不開，擺着可怕的臉，像老人一般的沉鬱。當這樣的時候，他變慕着她，走到遊廊和公園的並木路上去搜尋她。夜間是悶上加悶，獨居真是忍苦的一回事啊。在腦中已經沒有想到工作和留在一千俄里的彼方的一切，五年勞苦中擦破了的皮包，已不堪看了。因爲凡俗工作的難忍的五年苦痛，是反映於這皮包中的。他將此皮包，藏於旅行箱底，直至離去保養院之前，沒有取出來。

這夜更加難堪。他臥着，聽到了起於寂寞的靜寂中的那從前的微音。壁後不知誰在眠呼，壁爲那如低聲之絃在彈的鼾聲而震顫。這個靜寂，是無法可想的，但是隔壁的眠呼聲，卻煩擾得難堪。卡德愛夫氣悶不堪，爲了熱而轉輾反側。不知在那個遠遠演奏着的音樂，不明瞭地傳入於耳中；冲碎濱邊的岩石之波，如驟雨般作響，荒寥的泊碇所裏，寂寂地殘留着的浮號鐘，悲慘似地在鳴了。

這瞬間，他是極想看到馬爾賽，立在她的旁邊。覺得即使是去接觸一下遺有她的手香的她的房門，也就會爽氣的。

他由牀上起來，穿了衣，拖着軟拖鞋走到門的方面去。這是毫不自覺的夢中行動，他的手觸着門的把手，感到了金屬的冷時，突然的覺醒，吃驚地佇立了。

“咳！躡足的，和孩兒一般，走到女子的房門方面去，癡戀着的，是前師團附政治部長，舊黨員，

現在的國民經濟會議議長的我嗎？倘使專門技術家或部下見了怎麼辦呢？這真是糊塗的下賤的行爲。”

這樣一想，臉上就熱得要出火了。

“不成樣子的醜態！非止不可。如若明天也是這樣，還是立即回去吧。”

走到走出露台的門的方面去，拍開了門，走到外面。看到暗黑的灣內，火光如星地輝煌，又如金龍一般，在不能見的水中滾動。廣場也融於黑闇之中，電影館的燈火已滅，祇露着輪廓的紀念碑的朦朧之影，高高地可怕地投於附近的屋頂上。在停車場裏，機關車的汽笛，好似疲乏困倦地歎氣一般，昏睡不醒的吐着蒸汽。星星像假的小小的火花之雲一般的成羣發光。四方荒寥而無溫意。在這夜的空間裏，他也感到自己的孤獨，覺得諒解這時候他的心，給以純潔的傾心之言的，在這世上是一個也沒有。

卡德愛夫回到房內，但是實在有點難耐，又無可如何的想走到遊廊裏去。

“不論什麼都可以，祇要失了自尊心，還有修飾表面的必要嗎？要幹的就幹吧！”

他靜靜的轉鑰開門。在遊廊上，空虛無人影，祇兩隻青色的電燈，在天花板的近處輝耀着。這裏也和房內一樣，空氣不足而氣悶。

“喂，卡德愛夫，你也是污穢的不要臉的人嗎？這就是指導者吧？……你是真正的羅美柯了。……這是悲憐……”

這樣，心中可聽到的聲音也消了，祇有胸口的動悸，心臟的收縮似惡寒地，全身慄慄地顫動。

他立住在馬爾賽的門旁，立耳靜聽那門的彼方，怕不是有擦衣聲嗎？怕不是有低低的夜中的耳語嗎？現在馬爾賽怕不是由門內出現，張着驚惶的眼看他而笑出來嗎？但是門的那面，是靜靜的在做甜夢。

這時候，好像有一羣人的蹣音似的蹣蹣地起於遊廊下。卡德愛夫一看，馬琴如幻的姿態，浮現於稍稍離開的地方。赤着腳，纏青裹腿於膝，奇異地定睛看着卡德愛夫。

用耳語似的低音，馬琴由遠處發問了。

“卡德愛夫同志，你為什麼繞到這裏來的呢？”

“你在做什麼？”

“睡不着，想到化粧室裏去洗一個浴。”

“方向好像弄錯哩，化粧室是在對面。”

“這不論那裏都好。我從遠處看着你，你蹣手蹣足完全好像賊一樣，我想你是罹了夢遊病了吧！”

說着，他就坦然的走近卡德愛夫的旁邊去。他的眼中，嫉妬之影濁黑有光。卡德愛夫明白馬琴也並不是無所措意而到遊廊下來的，化粧室之類，是應有的敷衍話，兩人在這裏的相撞，卻是為了難以制馭的同一的力所捉住的緣故。

“馬琴君，你是以有病的頭腦忖度健康的頭腦了。”

馬琴不發一言，和卡德愛夫一樣，身體慄慄發顫。他也看到了籠罩於卡愛德夫的眼中的妬嫉的黑影。因此二人之間，生出了永久難近的距離。

.. 兩人默然互相睥睨，立時向着側面，臉是歪着的，痙攣地在顫動。

9

連續的紀念日，紊亂了保養院內的秩序，早茶完畢之後，患者們安閑地羣集於房子的正面，空想地眺望那海，天，和如一抹淡煙的遠處的丘岡，或則成爲一團，或則分爲幾組，一面說話，一面徐徐的走過廣場，散策於各街以過日。在這羣衆之前，“發愛頓”和“里內伊格”（馬車之名稱）羣集，馭者高聲的昂奮着，長時間作討厭的貨金的交涉；不久滿載了客的馬車，由保養院出發，走到各方面去。都現出毫無煩悶的迎會的喜色，含着微笑，稍稍有點癡相。有的到浴着埠頭的陽光的透明的大理石柱廊方面去，在那面借小艇。留在保養院內的

人們，祇是脾弱的和病足的伙伴們罷了。這般伙伴，或則密密地並坐於壁側的長凳上，像老人一樣的晒太陽，或則像小烏龜一般，匍匐出花園而至河岸，在那孔穴參錯光澤燦然的岩石上，像海禽停住一般，陸續的坐下，細着眼睛看太陽和海之光，聽洗小石和貝殼的波之歌，默默地在那腥臭與帶溼的暑氣中，浴蒸汽浴。遠方的浮號鐘，可憐似地在鳴，好像海在嘆氣一般。水上飛機的推進機，喧擾了如鏡的灣之上空；靜靜地如輝耀的湖水的灣之淡靄的底裏，小船平穩地小憩着，由這船中，赤裸裸的人，高呼着，狂笑着，和蛙一般躍入海中。但是這種叫聲哄笑聲，都像幻夢一般的遠音，沒有擾亂鴿色的靜寂。

●馬爾賽握着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的手，拉到馬車的方面去。

“喂，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喂，伯母！一淘去吧。您老是坐着不動的，吸吸外面的空氣也是必要

的呢。”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現出那母親一般的微笑說：

“但是，馬爾賽，這脚是不論那裏都走不來。你說什麼？我連到在這裏，若是沒有茶房就不行，你和我一淘去遠足真是……。請去吧，我在這裏匍匐於步道與天井，在我已是滿足了。”

“馬爾賽，走前一步！待發的駒蹄聲得得，要像如風一般疾驅了。”

說着，馬琴屹立於馬車的踏腳上，像孩兒一般活潑地，舒適地立着，心曠神怡的笑了。他清潔的襯衣和帶赤的頭髮，輝耀於陽光中，全體發出像青銅一般的光。高大多血的卡德愛夫，脚步重重的，蹀躞於馬之周圍，愛撫它的栗色毛，似乎在想到馬和自己之間有類似點，就張大着鼻孔獨自的笑了。

三人一同的跳上馬車，不知怎麼一來。馬爾賽和卡德愛夫並膝而坐，耶沙以馭者為背而坐。楷伊

基那高舉兩手，厲着齒，響徹廣場的高叫道：

“馬爾賽，馬馬虎虎是不行的呢。在猿羣中你祇有一個人。真的要小心呢，裝着這樣面孔的奴才的價值，是完全很明白的。”

馬琴挑戰地揮着手說：

“楷伊基那同志，做一個勇敢的女子和我們的一羣一淘怎樣呢。我是喜歡敵人在我旁邊的呢。”

“若沒有妨礙，去也好的，但是我很大，要把你像油蟲一般壓潰的呢。我是慣於隔得遠遠的和人喧嘩的。我們也有我們的團，而我的聲音，不論在那裏可以達到你們這裏的。”

這的確是這樣，因着楷伊基那的大聲說話，馬慄，發動，在廣場裏的人們，都呆然的像啞子一般了。

“請看，我是和這些人一同去的呀。這是最忠實的同盟者兼親友們！”

說着，楷伊基那抱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和馬爾

特惠夫，貼近於自己的兩肩，交替的和兩人接吻。

馬爾特惠夫狼狽地發出雀一般的聲音，沒奈何似的皺着眉說：

“噫，你不是普通人；不是妮子，是巴爾底山，是和我們同一血統的的無敵的女子。”

楷伊基那露着齒，自得地笑了，但是這微笑，是帶羞澀的笑，和她的不像女子的臉是不相稱的。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好像痛楚地皺着眉，但沒有方法，全憑楷伊基那擺弄。

“把我完全當作沒用人了。這個人真是惡作劇的。”

羣集於馬車前的步道上的人們，好像似送離去保養院的馬爾賽一般，眼角上含情的向着她，馬爾賽覺得這些人們，和自己意氣相投，是永久不會忘卻她的。

擦皮鞋的阿爾米安人，露着白齒，從圍中揮着刷子，用着像車子軋轆似的聲音說：

“喂，貴夫人！爲什麼出發的呢？——使我出醜嗎？噯？不對的呢……。心緒有趣的人皮鞋也是有趣的……。皮鞋光明心地也光明。看見鞋子就可以知道人。是罷？不是這樣的嗎？”

三個人都默默的四望那馬車如溜一般舒服地跑，或則望那並立於兩側的薰滿塵埃的邸宅，和優嫺的人們散步於行人路上，爲街的景色所吸引的樣子。感到卡德愛夫的溫暖的腹的重量的馬爾賽，覺得在這重體之中，自己是消融了，變作背低低的像小兒一般的無力了。馬琴一次也沒有看馬爾賽，陰鬱地，疎遠地，怪靜默的在焦急着。

走近像惡漢的窠一般的街端的酒店，醉漢羣集，大聲叫喚，手足亂舞。在這羣中，着撕裂了的襯衣，面上血迹模糊的男子，迸出嘎聲，焦急着要打人。別的人捉了他的襟頭拉他進去，他就狂吼着捏緊拳頭亂打。在途端，三個少年由羣中跳出來，高聲的追趕馬車。馬爾賽側起身子倚在卡德愛夫身

上說：

“那是視我們爲眼中釘的東西，是無賴漢。”

礫礫的土塊，投及馬腹，碎而爲塵，馬驚而疾馳，馭者怪訝地回顧，捲舌作響。卡德愛夫泰然自若，馬琴倉皇失措，顏色青白的說：

“怪得很。卡德愛夫同志，非斷然的將這般東西逐出保養院不可。審議關於這些人的問題，通知所屬機關是必要的。這是非用最積極的手段去磨滅不可的可嫌惡的傳染病。”

卡德愛夫從容不迫，毫不介意地向着橫側說：

“馬琴同志 請勿要昂奮。那些人也並不比別人更惡。這是因爲現在的生活現象的緣故，沒有別的方法可與之爭的。”

馬爾賽挺了挺身，眼中含着笑。卡德愛夫沉着的話，變作她的力之泉源了。

“那般東西，是膽小鬼。曾經被我打得鼻塌嘴歪哩。耶沙就是證人。再來觸犯我倒正配胃口哩。”

卡德愛夫笑着，精神振作，他的臉上，閃出像馬爾賽的眼光似的年青。

“馬爾賽，真正的勇氣是超越理智的。腦髓中祇是理智之蟲在作怪。但深遠的情感，是用血洗滌的，血是太陽所養育的。但是馬琴的卻不是。理智之蟲，是擾亂腦髓的。所以這個人不久就要乾涸而變作哇善拉（魚名）吧。”

“好呀，他是很嫌惡自然的。即使是看太陽，也是以實際的觀點出發的呢。”

“將會成一個能幹的經營者吧。”

“這是一點也不錯的，這個人若是變作像你那樣的一個智慧者，諒必一定是很矜重的。一定像將軍一般的神氣。我是和自然同化的，所以比你強哩。”

“真是這樣，我很贊同。我們現代的青年們，是不很喜歡專用理智的術學的東西的。所謂××青年同盟的娛樂，是完全像教訓的規則書一般的。”

馬琴以沒有威勢的眼，凝視兩人，他的臉是苦悶的風塵滿面的了。稍爲一看馬爾賽，眨了幾眨，馬爾賽認出了浮現於隱晦的瞳孔上的兇銳的敵意。

“什麼……作爲參攷吧……。我們是非做年老的黨員之例不可的……。這種先輩們，說着傻事使青年墮落的是沒有的吧。但是，我總要反抗的。我今後也是認否定對於自然的情感與鑑賞的受動性成正比例的話的一切人們爲愚者的。我祇能生活於實際的能動的後面的。”

馬爾賽的臉變作圓圓的，眼睛因爲好笑的驚悸而張大了。她兀的伸一伸腰，兩手裝着要去抑制馬琴的樣子，昂奮地說：

“馬琴，不要再說這種混話吧。叫你不要說的，就是引經據典的吹牛，那是不中用的。”

卡德愛夫將馬爾賽抱了過去。

“佩服 馬爾賽，你的體內，具備了比我們兩人

合起來還要多得多的常識。馬琴是博言學者，這是職業上的弊病。但是不關他的舌兒，完全說着小冊子上的文句，而他自己，卻爲了鑑賞自然和我們乘馬車同行呢。”

耶沙聽了這番話，更覺得難過，祇是肚裏煎熬，顏色發青，面如死人。

“卡德愛夫同志，那是不對的。我是因別的關係同去的。我有去看要塞的設備之必要。”

卡德愛夫眼上浮出冷笑。

“嚮啊，原來如此，我卻忘記了。但是足下不太耽於爲事務的散步了嗎？”

馬琴憎惡的眼色，沿着卡德愛夫的身子溜去，不覺的刺到了馬爾賽。

“我是不慣漫然的過日子的。但是我看到了爲指導者的先輩黨員們，度安閑而無意味的生活，溺於美學，極愛自然和婀娜的女子的，不止一次。”

卡德愛夫悠然的用試探的眼色向着馬琴，獨

自的笑了。

“有這樣的人？若是有這樣非開除黨籍的墮落而有害的煩累者，我倒要主張得更異甚些呢。但是黨員和指導者，愛自然，好美學，即愛美，有什麼壞呢？安閑的無意味的生活及女色——這當然是壞的。馬琴君‘做黨員的，要像枯木寒巖的隱士是不可能的。生命的充實與創造——這是人格向上的必要條件。我們是不應忘卻創造新世界即新文化，新人，及人和人的新關係的。”

馬琴一面看着卡德愛夫的頭上，一面強制的遮斷他的話。

“我們進行這樣美舉的餘裕還沒有。我們是很貧乏，經濟上有未完成之點，勞働者還過着半飢餓的生活。耽溺於暢快的抒情詩的時機還早呢。在我們的心中，還是明白地有小資產階級存在，歌着波平浪靜和安寧，尤其是像這保養院的地方，小資產階級的面目，完全畢露。”

“這樣的地方也有。但是以私的事實作為一般現象論是沒有這種道理的，這是暴論。”

馬琴憎惡地很很的厲出牙齒說：

“小資產階級根性與下劣，是盛行發生於閑居無爲之間的。在這裏的我們全部，都是爲惡血所惱。在這裏，沒有堅固的地盤，也沒有完全的趨向。在這裏，波濤漂蕩，都苦于船暈。”

馬琴這樣的狀態 馬爾賽還祇有初次看見。眼睛污濁的像屍骸面幕一般無生氣的臉，使她驚恐。大概爲了聳起頭和肩的緣故，他的臉變作瘦削發青，全體好像一個殘廢者。眼中的憎惡和含敵意的神氣，切斷了潛在於馬爾賽心中的琴絃，茫然忘我的樣子很有些難堪。心因怒而疼痛，覺得對他是乏味了。

“馬琴真是肚痛埋怨鼯司的人，我聽得討厭了。”

她覺得卡德愛夫移近他的重而溫熱的身子

來，他的難以抵抗的力，再大浪般的傳達於體內。在心的深處，歡喜像小鳥一般鼓着羽，她興奮地笑着說：

“草包！不論碰在那裏都會這樣像田雞的唧唧地叫的嗎？”

氣悶酷熱。太空如燃，不可仰視。太陽照於頭上，好像到處都有。空氣迴旋，漂出透明紅色的波光。兩側散亂着黃色的岩石，為陽光所燃的丘岡蜿蜒相連，這丘岡的形狀，恰如火花。滿目荒涼地，毫無遮掩的，草木枯萎，熱的空氣，雜着眼所不見的細灰，燒着臉和肺。岩石峨峨的荒山的彼方，在火炎一般的丘和斷崖上，奇妙地漲滿了的遠遠的海面，燦然湛着碧紺，劃了一個大半圓，那水面，不是靜穩的，驚濤駭浪，奔騰澎湃，其終端，與發出青光的太空融而為一。在左方狹隘的高地上，綠色的菜園，點點散在嫩三角杉和白楊，繁茂如帶黑色的筭，在左面煌煌然如頭蓋骨的怪樣的岩山上，怪

石岫嶙，洞穴幽邃，其間有平坦的廣場與蕭洒的建築物。

對面的荒山頂，林木含煙宛如一片綠雲，其周圍，也是磊磊的岩石，壕，生有三角杉的小溪，石造房子的廢墟，混然的羅列着。

10

耶沙跳下馬車，大踏步的走過砂礫路，到數千年前的舊建築物的廢墟方面去，率爾的立住，回頭舉起一隻手說：

“你們請不必等我。我要沿海岸歸來。那面有種種有趣的東西。”

他的兇很很的沒有笑影的臉，依然滿了塵埃，眼鈍而無光，好像罩着一層雲霧。

卡德愛夫立在稍離馬爾賽的地方，張着鼻孔吸空氣，也沒有看耶沙，也沒有注意他的去。馬爾賽以慌張而驚悸的眼睛送耶沙，想去追趕卻又難決。他爲什麼突然的離去二人，一個人寂寂地像陌

生人似的去了的呢？

“耶沙！這太不成樣子，不像一個朋友呢，到底爲什麼？回來吧。”

但是耶沙也不向她看，聳子似地也不聽她的叫喚，晒着太陽，大踏步地在那小砂礫的荒草路上走，立在以空漠爲背景的岩石上的他的樣子，現出了極大的寂寞。風打雨洒，數千年來埋於塵埃的廢墟中的那落漠的荒地，好像是荒草蔓蔓的墓地，帶黃又褐色的石灰，好像是由坟墓中拋出來的頭蓋骨的碎片。

“那，請便，再會。”

說着，眼中浮着淚。卡德愛夫把了她的腕，她就沒有一定目的地的從順地一淘走了。在他的動作裏，有情意纏綿的溫順，細大不捐的謹慎，和籠藏於內部的深情，他一定是這樣的撫愛貓和小犬的吧。這在馬爾賽，是可笑的，而且稍爲有點不快。

“爲什麼，我們到這樣的地方來？有什麼趣

嗎？祇有破片石子和塵芥，我是嫌惡墓場的呢？”

她感到了卡德愛夫的手的難受的溫熱和不能用言語表現的奇異的愛慕。這種奇異的——稍稍羞澀的凝視的——愛慕，使心海揚波，起了不知所云的恐怖。因此，她深深地滿胸的呼吸，想像着那自由地躍入於好像鏡一般延展於靄靄的地平線的海之蒼茫無涯的淼漫之中的，有輕逸的自己。但是卡德愛夫的手，好像生出來一般，密着於她的身上，重得難以反撥，而且是撫愛的。

“馬賽爾，走到那面崖上然後到海邊去吧。那面真的展開着自然美呢。我和烏蘭蓋爾軍交戰時就在這裏。通過這個過去時代的墓場一般的地方，荒寥寂寞的沙漠，就立刻變作童話一般的美麗了，縱目所至，我們是正在走古都的狹街呢。在這裏，曾經是有圓柱和亭榭的大理石造的宮殿，在陽光中輝耀。有商業都市的繁華生活；在廣場和大寺院裏，有詭辯家基督教的牧師，奴隸，貴族，食客，和披

鐵鎧於身軍的人往來過，在這裏，以先也曾有過劇烈的階級鬥爭，流過血，開過貴族的大饗宴。我們所走的地方，也有過囁嚅地情話纏綿，而像現在的馬車夫打馬一般，鞭打過奴隸吧。這裏也有過受虐待者的煽動的演說或基督教的使徒舉起空想的叫聲吧。總之，消失於這地層之下的，被這石塊之像及圓柱的碎片所吸入着的許多事故，是淚，是苦悶，是對於將來的信仰和血汐——這些事件，在數世紀後，是取別的形式而傳給我們的。想起來 那當時太陽也和現在一般的光輝，海也同樣的洶洶地打岸，到海岸去的這條路上，也許有像我們這樣的——一個頭髮蓬蓬的小姑娘，一個哲學者——兩個人並行着而談往古的吧。”

“我決不是小姑娘，你也不是哲學者。你祇是個指導者兼經營者呀。”

說着她拚命的解脫了自己的手，金髮蓬蓬地向前跑去了。像紗衣的短服下，肩背活潑地跳躍。

她的全體，是生動的，漲滿了生命之血，燃燒着無限的歡喜。由遠遠的望去，她似海鷗一般，好像鮮明輕快地要飛去了，這時正在高舉兩手，似乎要舞要歌要笑出來了。

卡德愛夫一步一步的追在後頭，不離眼的望着她，心臟裏制不住血的奔躍。他追及了她，拉了擁抱着，緊緊地幾乎把她窒息了。她沒有看那為廢墟的掘出物的民衆集會之廣場，大寺院及種種建築物的土台石，大街橫衢，以及圓柱之像和地下教會的形式已壞的遺物，祇一直的向遠遠的海，遼闊的空間走。有了年齡和國內戰爭及國家經營的大經驗的他的態度，是莊重的——他是三十歲的男子的闊步穩實的步調走着——反之，自由的馬爾賽的輕佻無做作的樣子，卻還是一個孩兒。

新世界的門，開於卡德愛夫的面前，這個世界，是充滿了青春和陽光的。但是，他自覺是離開了這世界的困憊者，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空想者，

而她是生於這個世界的像遊於綠波中的海豚，以這世界爲己物的。他想如果他飲乾了她的翱翔天際的青春的美酒，緊緊的摟抱着她，她也擁抱着他，恍然投身於他的胸口，那末他一定變了別一個人，親近新生活，這個太陽，這個空間，都變作了不曾經驗過的力和勢，而溶於他的血潮中吧。

過去的歲月，他負了無限的重擔，他的工作，不是充滿了熱情的業績，也沒有歡喜，祇是峻烈的義務，而且也是因必然的苛酷的俗務，減衰了他的精力，消殺了他的情熱。

他的全生涯，自幼年時代起，就是殘酷的鬥爭，幼小離家，放浪四方，在地下室與鴿子籠中過日，這種歲月，是滲混着鐵鏽氣，鋸木機聲，鑛油，煤，染料，鐵槌音，堆積鉛字的塵埃，車輛工場中紛飛的鐵粉的沉鬱的生活。但是，在那裏，他接觸地下室集會的光景，玩味和非凡的人物交際的愉快，陶醉大望，在那裏開始耽溺於關於無產階級的將

來的勝利和社會革命的空想。由那時起，遂熱中於讀書，被書籍所有的魅惑的叡智所惹，體驗到羣起的思想的苦悶。由此經過了工業學校，機關車，懲役，革命，國內戰爭和有責任的工作，這樣的順序不知幾何日間，和他毫無關係，儘在執行機關的側，也不知多少的夜間，在煙氣燻燻中，繼續的會議，書類的研鑽，和由疲勞而起的頭痛的苦惱中過去。關於各種工場的復興，燃料，運輸貨物，電氣化，食糧，製造皮革，生產會議，發明事業，經濟的緊縮，勞働力，和工業的指導等等問題，像看萬華鏡一般，起伏於他的眼前，但是過度的疲勞，罹病二次失神，死的恐怖就發生了。他在工作上，不以人作為人看，而作活的機械看，雖然接近女子，也不見女子。也不知道戀是什麼東西，祇在有時讀過的書中，微微的覺得戀是插着白羽在翱翔的東西。但是，這樣的書，早已拋棄，那不過是遠遠的青年時代的事情罷了。現在祇有繁重的工作的煩勞和

苦惱的不眠症而已。這時候，他突然出現於別的新世界，無際涯的深碧的彼岸和燃着陽光的深遠的空間，展開在他的眼前。在這世界裏，他睜開驚異之眼，看到了馬爾賽——洋溢着歡喜的姑娘。歌着太陽和歡笑的地上的女性，未曾見過的純情的少女的她，將未知的生活和新的趣味把卡德愛夫吸引了，映於他眼中的她，像遠遠的過去的事蹟一般的名貴，也像那動搖於由海面吹過來的颯颯的微風中的路旁黃綠的金絲草一般的珍奇……。忘卻了過去的毫無際涯的未來領域中每日的重負下所過的，難堪而窒息的事務室內的籠居生活，現在正唯是該休息的了。現在正可以委身於紺青色的空間，陶醉於動物的自由和帶有醞酵氣味的大地，如招之而來的大波小浪的海，和爲彩雲所蔽的炎炎的太空中了。

馬爾賽爾立於斷崖之巔，揚起讚歎之聲俯瞰下。短的上衣飄飄於後方，頸與胸翩翩地裸露，金

髮散亂，在頭上如煙一般地飄動。

“啊啊，卡德愛夫先生，美麗呵，絕景哩！啊啊，馬琴真是傻子啊！”

她的身上，發出稍稍帶酸的汗氣，她的姿態，是可親易近，心地光明的。她屈身於斷崖之上，她的樣子，好像是抑不住讚嘆與歡喜之情，想化作小鳥而飛翔於深淵之上。

“卡德愛夫先生，請看。下面也是天空呢，我們完全好像飄蕩於空中了呢……。你可曾坐過飛行機？”

“馬爾賽，當心當心，一失足就要碎而為微塵哩！”

她高高地舞動兩手，在深淵上跳躍，臉上和眼中燃着醉臭和頑皮的神氣。

“我，是不怕的，不怕的哩……。不僅是在和地密接的上面，而在空中……”

他用力的捉住她，拉近自己的方面，使稍稍後

退。兩人眼光相接的時候，馬爾賽看到了他的驚恐蒼白的臉，膨大的鼻，和含有恐怖之影的眼睛。而被抱擁的瞬間，感到了他的身子的怪急烈的顫動。

“哼，你也和許多人一樣，也吃驚，也恐怖的哩！我以為……”

說着，裝着興盡了的似嘲笑的样子看着他。

“馬爾賽，不要開玩笑……冒險是傻子哩，噯，到下面海邊去吧。”

“不高興，我還要在這裏。崖端請坐吧……。像女子一般的怕死哩……”

她以為卡德愛夫的樣子，是拘束生硬，好像穿了非常不舒服的衣服一般，有些滑稽。

“請到這面來坐，請你呢……千萬不要倒下去呢。否則，就要跌得糊糟糟哩。”

她也不向他看，半分開玩笑的窈窕地坐下。純潔的兩膝，由衣裾裏露了出來，但也沒有去遮掩就眺着海。這種活潑的舉動中，也有着孩兒一般的純

潔。他坐在她的旁邊，橫着身子，用肘支體，置頭於掌上。

立即有使他眩暈一般的空氣的大旋渦，現於他的眼前，風打日晒罅隙縱橫危岩亂立的斷崖，荒蕪未開，經數世紀的時間之力，變作醜怪了。這白浪閃閃的深淵，好像是無底的，波浪起伏的旋渦，作如蜂蜜一般的琥珀色，濛濛地高於天際，成爲極大的肥皂球狀的大環，蕩漾於如鏡面的紺碧水上。這旋花又囓入那峨峨的岩石嶙峋的遠方之岸，在近濱邊變爲白泡，成爲飛沫的吹雪而散了。浴着陽光的海鷗，翩翩交飛，飄然飛至綠波上，似乎使羽微動作休息，然又爲光線的旋風所捉，用血滴一般的赤腳，掣動空氣，立即又高高的飛上了。不知那裏有飛行機的低空飛行之音；先端尖的三角帆，作白鳥翼狀浮於水面的光景，好像翱翔在空中。由右面嶮崖嵯峨的地方，可聽到不見其形的怪物的呻吟，那是在遠遠的海岬旁的浮號鐘的鳴聲。

馬爾賽幽靜地，變作像赤子一般的小而脆弱，眼看着天空的一方，恍惚於美景之中，深深的吐了一口氣。

“馬爾賽，這個光景是神話呢。以為神話是無根無葉的是錯的。神話這樣東西，是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的領域外的實在的事實。神話是人被自然美和大眾的盛氣所迷住時的狀態。第一個情景，就是我們像那海鷗一般，第二的情景，就是我們能實現偉大的業績。”

“請不要談哲學。不談哲學，心緒不是極好的嗎？”

一切都置之腦後了。閉居於事務室的厚壁中的往日，乾燥無味的數字和報告，碳酸氣渾濁了空氣的會議，預定計畫的實行，經濟戰的實施，緊縮政策，地方工業化，社會主義的貯蓄等各種問題的周匝綿密的研究等等，和那無晝無夜如頑石一般的孜孜地勞働的過去的時間，已一同的不知到那

裏去了。這八年間，他是不知道愉快的沉默和休息而過去，林中樹木的鳴音，朝露如珠的草香，起於峯上青澄的疏林裏的杜鵑的啼聲，水色的野原的的傍晚，如泣如笑的少女的清歌，他是全然忘卻了的，浸入於他的腦中血中筋肉中的，祇是為永久的勞働義務所束縛着的，天天緊張的生活罷了。他擔負了極大的重負，而這重負，是不論經過多少年月也是運不了的，用盡全力去搬動，可是愈搬動其形愈崇高，重量愈增加。但是，他是知道這個奇怪的運命注定了的自己的，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的，這個重負，決不成爲絕望與恐怖的誘因，祇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吧了。過慣了這樣的工作過程，因此也不起思慕自由之念，也沒有困惱着自己是被運命注定的，自己是奴隸，自己終生是俘囚。而且對於休息的觀念都沒有的。

他不絕的看着馬爾賽，呼吸着她帶甘酸的汗氣，覺得她是某神話中挑選出來的窈窕鮮妍的美

女，在她的體內，也有那潛藏於如燒的太陽，如燃的岩石，和由石隙中頑強地抽芽，欣欣地曝葉於陽光中的草之黃金色的纖維等的中間的力相同之力。這樣想的時候，定睛看着她，未曾經驗過的愉悅和戀之波浪，突起於心臟，使心臟血液湧漲而顫然了。

“啊啊，馬琴真是傻得無可再傻了，無法可想的傢伙。”

“但是，我是知道馬琴的心思的。自然中多誘惑的分子。一被自然包圍，人就變作專顧自己的東西。”

馬爾賽忽的回過頭，看了他一看說：

“這是胡說。”

“也許是胡說，但是，一做了繁劇的工作，我們就不把人當作人，祇視爲一種一定職分的單純的實行者吧了。你明白這意思嗎？我在國民經濟會議中有關係的時候，即五年之間，我沒有訪問過一次

朋友，所以朋友們的生活狀態和他們的趣味習慣，一點也不知道。我們的生活樣式，與個人的連鎖，是完全切離的，我們的生活樣式，是永久的重的負擔的積卸。在現在的生活裏，叫做‘親交’的話，是不上我們的舌端了。誰都不知道和這個人，我們的全體，事實上是很孤獨的。”

馬爾賽兩眼瞪得大大的，驚疑地看着他的臉，這時候，卡德愛夫才知道她有長的金色的睫毛和喘喘地動着的小鼻。眼含秋水，額廣如男。她的心，是純潔明朗和陶醉而在跳動。

“卡德愛夫同志，數百萬年前的古昔，人能飛於空中的嗎？”

“我覺得是能飛的。我們的種類不是經過轉輾變移的無限的連環的嗎？說不定我們的遠祖，不是有翼的蠓蟪，一定也是這樣的種類吧。”

馬爾賽像在思索的緊緊的咬了唇，定着睛說：

“是，真的，不然，我就不會做輕輕地自由飛翔

的夢哩。”

說着，立即忸怩地笑了。

“卡德愛夫同志，起初相逢的時候，我是怕你的呢，覺得好像你對於我要做出什麼惡意的事情似的，這多半因為你將國民經濟會議和自己一淘帶進來的緣故吧。你一定是一個嚴酷的獨裁者兼專制魔王。”

卡德愛夫好像青年一般的笑着說：

“祇專制魔王是不能承認的，獨裁者的見解是正常的。我是像你一樣是獨裁者，但是我們是一切機關的指導者，帶有正確地實行唯一偉大的勞働階級獨裁者的訓令之責任。可是，現在還怕我嗎？”

“一點也不，這樣的橫着身，你看去好像很弱的骨軟的人哩！”

“馬爾賽，由這點看來，可以得一個人是應自己有關係的工作之形態而創造的結論。勞働是偉大

的力，常使人如彈簧一般的緊張。現在這個彈簧已寬了，緊張力等於零，我若是火車上的機師，那末我可以說像正在等待修繕的已冷的機關車。馬爾賽，我現在有一種要求。這就是你的愛和親交。我的健康已經衰了，想請你支持我哩。”

他手觸着馬爾賽的髮，撫她的肩，戰戰的握她的手。馬爾賽驚惶地看着他，胸中騷然。心臟好像小鳥一般跳動，血液膨脹。他把她的手，按到自己剃後糙利的顏上，吻她的掌，這時馬爾賽不能作聲，祇咽着氣罷了。

“可愛的人……美麗的馬爾賽……”

具有非常的腕力與權力的這個偉男子，如馴服的野獸，橫臥於她的面前——軟弱，疲勞，無依，又像酒醉的人一樣。她是知道他的力，似乎感到了他是欲求她的笑和奔放的愉悅及青春的血潮的，她坦然的將自己的手任他動作，沒有抵抗，而且茫然的覺得不能抵抗。如若他伸出兩手，捉住他，緊

緊的擁抱她，她一定也不動彈，也不呼救，祇是渾然的失了意識吧。

她定着睛，看着他有權威的頭和恍惚的黑眼。在稍帶蒼白的她的臉上，除了盲目的驚駭和起於腦際的混亂的思考外，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現。而在失了意識的她的全姿態裏，好像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正待着墜下來的最後的時分的樣子。

馬爾賽是沒有意識到他坐在自己的旁邊，用兩隻大手抱住她的了。祇像夢中一般，感到沿着胸口底心臟的幽幽的動悸，看到怪樣的腦筋出露的他的臉罷了。

馬爾賽沒有明白她的神志恍惚繼續到多久——一瞬間，也許是數時間。不久所感到的，就是坐在他的膝上，孩兒似的用兩腕抱着他，頭倒在他的懷中。而耳所聽到的，也不知道是滾至崖下岩石上的波音，也不知道是他的怦怦的心跳音。被他的手所抱的馬爾賽，是多麼小的無勇氣的弱者，融

滑於他的體中，似乎不想變作和他拆離的身子了。他把她的頭，接近自己的胸口，吻她的髮，眼，和兩頰，用有力的手，慇懃地撫她的背。

“馬爾賽，請明白我……。我完全變作兩人了。不要怕，我決不會侮辱你的。我這樣的把你抱着。祇是想親近你的年青吧了。”

她沒有離開，樂意地心裏有些發跳。他的胸闊可靠，發出使人恍惚的一種香氣。因此她不覺的流下淚來，像孩兒似的囁囁地說：

“還記得嗎？你捉住馬特羅斯的事……。就是那個顛汗的馬特羅斯……。我，就是那個我，奪下馬特羅斯舉起着的大刀的……。我是不會忘的……永久不會忘的……你是強大的偉人……。爲什麼我有這樣好的心情的呢。”

蹣跚的她，坐在卡德愛夫旁邊的地面上，支兩手於岩上，膽怯似地看他的臉，神志恍惚。不知底的深淵裏，綠波蕩漾，四邊火熱的空氣回旋，在附近，濺

鳴急遽的在喘。卡德愛夫慄慄戰動的手指，觸着自己的身子，顏上流着汗。透過這汗的鎮靜而疏遠的眼和嚴肅的臉——像二人最初相逢時的臉——向着她不在的一方。

“馬爾賽，請許我。千萬請放心……是我做了壞事，馬爾賽，請勿要發怒……。我完全失了思想意識了。喂，回去吧。我自己也不許自己這個弱點的。我以前從沒有放任自己過。走吧，馬爾賽，請伸出你的手。”

她愕然的不離眼的釘看卡德愛夫，沒有意識到發生變化的原因。但是感到了顛覆自己的全生活的一種重大事件發生了。臉上浮出煩惱的痙攣。她像癡呆者一樣，漫然的伸手向他，立起身。一聲不響順從地和他並肩，像病人似的走到馬車等着的地方。——她完全爲他所支配，他的粗節的熟手，雖沒有格外的努力去引導她，但是他的手，是重的，不像普通人的，是愛撫又是命令的。

11

馬爾賽臥在牀上，直至黃昏，沒有吃中飯，茶，也沒有吃晚飯，閉着兩眼，耳中不絕的聽到電線的如呻吟的聲音，也不思量，也不煩惱，恍惚如在夢中，半點也不知道電線的如呻吟的的音從那裏來，也不知道爲什麼心臟會應着那由說不出的深處沸騰起來的不安而動悸。如金蟬的蛻殼一般的她，也沒有時間的觀念，也沒有希望，好像徐徐地墮落於無底的急湍下的心情，靜悄悄的，睡在黏膩的空虛之中，唯一所感的，就是自己宿着含淚的悲愁之影的心。關於已經過的事情，也不成問題，沒有恐怖，沒有絕望，更不起奇異和思念。所有的，祇是已經睡

得時間很久了之感，而這天的事件，髣髴是現於夢境中消去的朦朧的形象，閃爍於眼前。一閉眼，橙黃色的霧中，尖翼的海鷗，如火花的閃耀，疾飛而過，迂迴的大波，由四方滾來的光景，都一一的展現。

突然一個暗影，幻為大暈，罩於她的上面。這暗影，變作了苦悶的密雲而通過心中時，不知在那裏的深處，起了哀愁的痛感，圓頭的卡德愛夫的臉，明瞭地，如接觸着一般，倏然的喘息在她的貼近，他的眼髣髴射透了她的心一般，凝然定着，眸子裏，映着悲哀和求助的叫聲。

馬琴的形體，變作了遠遠的小小的幻像，漸漸消去。不久就好像影踪全無了。也不回顧丘上，大踏步走去的他的樣子，好像遠遠的靜穆的海面上描出的空冥，她對於走了的他，沒有哀憐也沒有憤怒之感。她也許是願意馬琴離開了兩人，不再回來的呢。

不久蘇斐亞·彼得羅維那跛着腳走進來，用含憂的母親一般的眼色，斜視馬爾賽，沒有問什麼。馬爾賽以為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已經知道自己的隱衷，故意的當作不見不聞的。蘇斐亞·彼得羅維那通過房間走到露台裏去，再回來，偷偷的看看馬爾賽的樣子，用難以鎮靜自己的昂奮的調子，耳語一般的在自言自語。

“啊啊，好天氣，浴着這樣的陽光，卻有點惘然了。小舟上在射擊‘白葛蘭’和‘基爾伊’（鳥名），但我是不要看那樣不必要的亂暴行為。那一種混賬，有什麼‘白葛蘭’之必要？有什麼‘基爾伊’的必要？”

馬爾賽半開眼臉，看着彼得羅維那，正對着彼得羅維那的溼潤的不安的眼睛。蘇斐亞·彼得羅維那依然的走到外面去，馬爾賽再陷於苦悶的但也是所希望的孤獨的靜寂中。

她暫時失了時間的觀念——這時候，過去和

現在是一同生活了。夢與真，事實與現象，相重合，相顛倒，生活是模糊不清了。

……在黎明之前的熟睡中，她做了這樣的一個夢。父親鬚髮怒立，眼中滿淚。拿手鎗的兵士，走近牀前，將半裸體裹着毛巾戰慄的睡着的她，拉至地板上，將牀拉着旋轉。父親大聲高叫，立又變作呻吟，絕氣。不知誰唾她的顏，同時用燃着的薪擲她。房子碎為粉末，反張的梁，落下來撲厲出牙齒的父親之胸。

“不准去碰我的女兒，這班畜生！誰敢犯女兒的，是不答應的。敢犯的休想活命……”

這時，骨頭突出像男子臉的楷伊基那，兩眼圓睜，發出醜笑，用赤裸的自己的魯巴雪卡，（俄國式上衣）擂鼓似的敲卡德愛夫的頭，大聲的笑道。

“逐出這種傢伙！這樣的奴才，比資本家更有害下劣。”

……耶沙，馬琴頭也不回，踏着石子和沙礫，

一步一步的走去，不久，他的脚，身子，頭，都沒入於丘頂之陰。

……一團的人們 洋劍鏗鏘，大鼓瑟瑟，領帶飄飄，火花閃閃，組列前進，行少年義勇團式的舉手敬禮，一齊的叫着“喂，馬爾賽”；這叫聲，就變作了：

到底什麼事情呢？

怕沒有發生變化吧……。

這樣不高明的小曲似的話。

卡德愛夫黑睫毛骨露露的眼窩下的眼睛，現出哀求與疲勞之色，因熱潤而發光。

“我未嘗有過背叛自己的事。我自己也不能允許這個弱點……”

將才做了什麼。

怕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吧……。

不知在那裏，發出悲痛的孩兒的泣笑。

他的樣子已不見……已不在……。爲什麼他

不在我也消失了呢？不不……。

遊廊的門，砰的打開，發出一羣的人聲，高叫着乏味的事情，立即又歸於靜寂。正這樣的想着，門又開開，在馬爾賽的室之側面，可以聽到楛伊基那的聲音。

“待那個禿頭的鬼也好！和像你那樣的無賴漢一同的建設社會主義……。你祇想建設為自己的一相情願的社會主義的。你現在是破壞我們的生活的。你聽着新生活樣式要發呆呢！非抽出說謊話的舌，絞殺了你，然後建設新生活不可。建設新生活的不是你們，是我們解放了的女子。我們為要獲得女子的獨裁政治，要和犬畜的你們拚命的鬥爭，將來也要鬥爭。”

不知誰的哄笑的低音，達到笑的高調，因咳而止。這低音不絕的嘲笑楛伊基那，楛伊基那用人聲去壓倒它，用言語去塞他的咽喉。但是當楛伊基那要呼氣的瞬間，低音就遮斷了她的話：

“楷伊基那，那末你想行阿馬松的獨裁政治吧……。無用的。阿馬松在古先已失敗，顛顛倒倒的，一來就服從男子……。女子這個東西，狂叫着左傾的文句，自己卻不能爬出奴隸層！……”

“放屁，放屁！……口去洗洗乾淨！”

“呃，呃……因為聽你的話，也該聽聽你老子的話！女子這個東西，生就沒有雄的即主人公和壓制者，就活不成功的，連到在夢中，也要想強力的統制的。

“畜生，混賬東西！”

說着，楷伊基那一氣的將對手罵了一句，就蹣跚的走向對面去了。”

楷伊基那如男子一般的鑼聲，驚醒了在夢境中的馬爾賽。迂迴往返的波濤上的火一般空氣中所發生今天的事情，也許不是現實的，是起於一直從前的少女時代的，那不過是隨年月的消逝而淡下去的幻影吧了。覺得蘇斐亞·彼得羅維那也好像是

早已熟識的生來初開眼就見到的骨肉之親一般。

一切事物，都和向來一樣是單純的。四方的四壁，異常堅固，罩住黃昏的靜寂的暮色已迫來了。由通露台的門口，可以看到平穩的浪頭消去的情景，哀音嗚咽，碇泊着的軍艦的時鐘，遠近鳴響；是花園後的岸邊呢，還是海上呢，還不知是在遠遠的什麼地方，有兩個人在唱歌。歌聲幽揚，蒼然的暮色，也如波地在動蕩。

馬爾賽沒有意識到怎樣離開牀的，怎麼會走到露台去迎那歌聲幽揚的蒼蒼的暮色的。市街那面的太空，目所不見的太陽，還是紅光炎炎，展及遠方，髣髴是無涯際的海；而灰色靜止的雲，恰如無人的島。

灣水倒映着勞働者的陋室所集合着的丘岡之影，末端在出炊煙，如盤石之岬一般的堂堂的軍艦列，插入尖舳於水中；色濃而浮於水面閃閃地發光的石油，髣髴在流動。黃昏的微明——繁星點點，

涼了的太空中最後的閃光——的長空，虹霓燦爛，雲峯靄靄，全海面躍動着世所稀有的光彩。

兩人的歌聲，又在不知的遠處起來，一個的聲調響亮，唱完了之後就寂然了。這時候馬爾賽初看到新月的透明的微笑，在高高的夜空中。這樣一來，就和以前一般，奇妙的空之波浪，飄然的洗去了心之沉悶，馬爾賽重又變作身輕如燕，揚起手飄飄然的要想飛到那無人住的雲島；和在那起伏於地平線上的連山的影畫之彼方的，太陽的傳說之處去了。回想過去，一切都是乏味可笑的事情。這一日，是空虛無意識的一日。到古都的廢墟去散步，剃光頭的卡德愛夫，說着她的青春和自己的過勞的他的話，已經沒有恐怖，也沒有像孩兒般的不安，流出來的眼淚，也都是無意識的。第二天她將用怎樣的眼光去看他呢？他是一點也不足怕的男子，沒有一見好像殺人不怕血腥的非常難除的東西。總之，所有為指導者的人物，具備着管掌工作

上的威力，他的意志是剛強而無假借的，但一離開工作，他的人物，就好像壞了的發條一樣，變作毫無氣勢，形容枯槁的人。

因着某種不可解的理由，馬爾賽突然織悉無遺的想起了留在故鄉的少年義勇團們的生活。用飄飄的紅布裝飾着的工場俱樂部，叫聲，履聲……他們的齒在笑，眼在笑，因了笑，兩頰閃閃地發出光。繼又是馬爾賽！馬爾賽！的叫聲……。

抱着思慕少年義勇團們的優美的胸懷，馬爾賽跑進室內，打亮電燈，心絃戰戰，翻轉放在桌上的紙，尋出鉛筆，捲起拍紙簿，匆忙地開始寫。在第一行折了筆尖，黑粉散開，稍稍的震了一震身子，皺起眉，蹙着顏。不久又削尖了，鉛筆再在她的指中躍動。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在叩門。她的顏色，照了電燈，非常蒼白，為體內的熱所燒的皮膚，慄慄戰抖的眼睛閃爍不安，異樣地發出年青的光芒。很可以看出她想絕力的抑制胸中的騷擾，而強制的取泰然自若的冷靜的內觀的態度。

正在聽得尖銳的聲音 幽幽地洩出來的時候，門微啓，鼻與下顎翹起的很嚴肅的卡德愛夫的臉，由狹的隙間窺視出來。

“有什麼事情？”

說着正和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的眼光相接，他立即滿着爽朗的微笑說：

“請進，蘇斐亞·彼得羅維那 請便！你光臨是
想不到的……”

說着將門全開，微笑地，親密而慫慫地把着蘇
斐亞·彼得羅維那的腕，靜靜的叫她坐在椅上，然
後大踏步的走到門邊，緊緊的閉上了門。

在牀近旁的地板上，放着口開着的旅行箱。破
皺的新聞紙亂散於地，裝在帆布袋裏的臥具，用皮
帶緊緊的縛好着，室內充滿了舊襯衣的汗臭，塵
埃空氣很渾濁。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我要出發啦，已經休息
得足夠了。”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以怪訝的神氣看他說：

“爲什麼這樣的着急……突然的呢？不是祇有
一禮拜光景嗎？你的預定保養日數是一月半吧。”

彼得羅維那的手戰慄，顏色萎靡蒼白了。卡德
愛夫坐在她的對面，看着側面的壁，露齒作笑，眼
睛閃閃有光。

“沒有休息的習慣休息起來是難過的。我從來不曾保養過呢。在我的生涯中最初的這七日間，明白了休息在我是難堪的。休息這一件事，也是要長時日的練習的。我是做工作的時候心地最舒服。這裏的一週間，比緊張地勞働的數年間，身子要難過得多。休息是非使十分適應不可的。這大概因為我們這個人，不是我們自身的所有物，自己的心是不明白的緣故吧。但是，心這個東西，是很意志不定的可怕的東西呢。”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好像怕冷地縮着身子，又似感到寂寞地迴視四面。而這個性情不十分知道的男子，和這奇妙冷清替人不安的空虛的房子，給她以一種很難過的感覺。她坐在椅子裏，為難靜的心所惱，覺得這是和以前在責任上去巡視種種的工場，機關上的勞働事務所的時候，所經驗到的心情是一樣的，那時候，也和現在一樣，好像自己是渺小的被壓制的永久孤獨的人。這個男子，曾經也

是互披胸襟，深相瞭解，親密的少年同志之一。但是現在，他們互相地都變作冰一般的冷，各自築起城壁，到各自的工作地方去，純潔的人類的親交是消失了。

“卡德愛夫同志，現在要適應自己大概是很困難的時代哩。我，你所知道的，二十年在黨內工作，也去做過懲役，但是現在不知爲什麼覺得有一種自己是世間的不要者被棄者的感想。這樣的事，帶便的就說了出來。你雖是舊黨員，可是我的心怕是一點也不了解的吧。”

卡德愛夫從側面望着彼得羅維那的臉，好像聽着討厭的無數會面人中的一人的話一般，默然斂容，他知道了彼得羅維那不是單純地去訪他的，覺得有點乏味，因積年的習慣，他的眼睛變黑了。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現在是脫去革命的浪漫性的皮膜的時候了。現在的我們，祇是潔白的忠實於工作的從卒，社會主義的建設，是進行於無情

的，冷靜的判斷力，如鐵的頑強，和自己犧牲中的。現在情愛是和盲腸一般，不過是有害無益的附屬物而已，所必要的是能幹的事業家和有學問的官吏。”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癡癡地微笑。呆然的眼色，想去看他的臉，無論如何做不到，而且也不堪看他強健的身軀和青色的頭顱。在這年月之間，也不知道因為是她自身變化呢，還是別的人們已換了樣呢。抑或是全生活變了它的內容和外貌，使人和人的關係成為異樣的複雜呢。蘇斐亞·彼得羅維那一住在這些人羣中，自己完全好像陌生人，不論怎樣不能諒解他們，和他們住不慣。卡德愛夫的情形也是這樣，所以要掀入他的心胸，觸動他的精神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要動他心的話不能說出來的緣故。她的話已變作古臭的，在聽着的他的耳中，祇不過是孩兒的囁語一般，可笑的極單純的，催人微笑的吧了。但是卡德愛夫屈身向着她，裝着頗為鄭重的

態度與理解的眼色，凝視她的時候，快樂地說了。

“你是爲馬爾賽的事情來的吧？”

“是的，是的，卡德愛夫同志。久爲革命家的你，對我是不可發怒的呢。我們非開誠布公不可，因爲都不慣說誑的。”

“當然。”

“馬爾賽不對了。和你之間有什麼事情發生嗎？她完全在失神狀態好像死一般了。我在擔心着她的一生說不定要發生某種不幸呢？”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起初看到了卡德愛夫狼狽而憂思的樣子。

他立起來，用潤溼的眼迴看室之四壁，笑了出來，重又坐下。

“實在，蘇斐亞·彼得羅維那，我是因此出發的呢。你以爲我乘她的弱點，使過什麼暴力了吧，但是，那樣的事是絕對沒有的。”

“我是相信你的……但是？”

“但是……有過弱點發現的瞬間。那樣的事，是我生平第一遭。可不是怪的嗎？（他再忸怩的笑了出來）一個妄人啜啜的哭泣，就要被想以為怪，何況是一個行政者指導者呢。我們總是恐縮地偏於一方，見解受局限，不解自己心中單純的情緒的。我極簡單的告訴你吧。就是她的天真潑刺的年青把我捉住了。這樣的一句就可說盡。我變作毫無自主的想親近她了。我害了健康，疲於工作。在都會裏，我也沒有特別的覺得，在這裏，和她相接，我才感到了自己是枯木寒巖化了。覺得若和她的年青相接，我可以再蘇生，像她一樣，年青而且充溢着元氣的，這不但在腦子中，就是全身也感到的。”

說着，他毫無手勢的揮着手又立起來。

“胡鬧的時候正是有的……。不論我的立場如何，說出這樣胡亂的事是可笑的。我從初會到一天起就脫線了。對不起，蘇斐亞·彼得羅維那，請你慰

安慰安她。在這裏我好像失魂似的，但在那面一做事，就像水中的魚，非常活潑。在那裏，生活有規則，我每一步都有調節的。在那裏做事是有一定的軌道的，我完全可以決定數日後的行動。我總之休息是做不到的，休息這種自由，比監獄更苦。像你所看到一般，我喘喘於自由之前，回返到習慣了的自己的窮屈生活中去。我對於這樣的做是不以為恥的。”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立起身，昂奮地握着他的手。

“卡德愛夫同志，你是光明的難得的人。你的心緒是明白的，我想對你說真心話呢。”

她的眼中，湧出了熱淚。

“我因為和我們現在的生活稍為落後，所以這種生活的多方面，不能適合於自己。以前最親近的人們，也不能接近了。在我覺得比較可尊的，是我的過去。對於他人的親切，即情愛，稍稍還有些必

要罷。因爲不是這樣，所以各人的心情都極度的萎靡，可怕，如散沙一般，人對於人好像對石像一樣了。我感到了流於你心中的活的熱血，所以覺得很開心呢。”

彼得羅維那吻他的頭，她的眼中，包着滿腔的熱淚，拖着有病的足，點着頭，走向門口去。

卡德愛夫含着柔和的苦笑，默然的注視着她的後影。

馬爾賽擲鉛筆於桌上。鉛筆沿着桌毯滾轉，落到地板上作響。這聲音有些像孩兒拙劣地用棒打大鼓。長髮變作黃金色的絲縷，散於她的臉上，用指爪儘是一次一次的掠上去，再披了下來。她的雙頰帶赤，笑靨微動，眼睛張大，受了電燈光，閃閃作澄碧色，浮出琥珀色的潤澤。一見這副很像孩兒的眼睛，不會相信是經過十七年星霜的女子。向天的鼻子，也是像孩兒的，那鼻孔，因着快樂而顫動。

馬爾賽皺額蹙眉，開始讀寫好的信。但是額的皺紋和緊集的雙眉，立刻就顫動着消失了。她的臉上，又春風滿面的好像因笑而要軟了。

“諸位，我無時不在思慕你們，我很渴望着由這可厭的無政府狀態中跳出的日子的到來，我怕是不會回到這樣的瘋癲病院來了。這裏有許多的××黨員和××青年同盟員。我是和有大履歷的女黨員同起居的，這個婦人的入黨，在我生的五年前。是非常善良相互了解的好人，現在立刻給我入××青年同盟也沒妨礙。眼中雖稍帶憂鬱，乃是苦役的結果。這個婦人，為勞働階級者及農民，受了很多的苦惱。但是她的唇，好像我們的某一個青年團的唇一般含笑的。

有一個叫做耶沙·馬琴的能幹的××青年同盟員，是我的親交，是一百五十分的伶俐者。祇是性質暴粗，全憑自說的，不過這也是過勞的緣故。這個青年的病，就是重症神經衰弱。這還不去說他，他的頭和肩是痠痛的，看他的苦惱，實有不堪哀憐，不過，沒有什麼要緊，一定能夠回復的吧。雖然以這樣不可替換的不幸的好手，即使以自己作

犧牲，但也非治療不可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之成功與否，完全由於這些人們的努力如何。千萬請和我們的指導者的同志們，切要地始終保持充分的連絡。別人的事恕不多寫，因為一寫就要變作無限長的詩了。但是，許多可尊的人，例如積極主義者的措伊基那也在這裏。她罵和我們並肩而走的男子為敵，不認為同志，始終用大聲叫喚，但是，有時不免吐出謬論。又有一個叫作卡德愛夫的指導者也來了。這個人非筆端所能形容。是偉大的有力者，偉大的組織者，他是在中央人民委員部或××黨中央委員會中有位置的。不過他也有弱點。他極疲乏，很在想接近青春之氣，但是我們要怎樣才可以支持他呢？我哈哈的笑，狂人似的跳的時候，他就以為這是反老還童。我若是這樣的做得到，自然是很樂意的，但是這樣的事是我的力所能及的嗎？有害的分子，即我們××團員中腐敗的無賴漢是有的。我們的團體中有這種貨色，是恥辱的。但是

我是不怕他們的，這幾天，其中一個的面目，也給我們剝下了。

諸君，這裏的自然美是美麗無比的。如果可能，我是願終老於此呢。海？那是活潑潑地的，那是地上的天空，其中星光燦燦，雲霞軟動。波浪澎湃的時候，海的本性是暴露了，但是，如鏡一般平靜時，海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不過，海在四六時中，歌着，呼吸着，若咆哮的時候，我覺得那是示威運動的大衆的揚旗奏樂，高歌狂叫。諸君，描寫海是不可能的。就是說，描寫革命是可能的嗎？暫時的告別，因為寫得很多了。不久再和諸位一同的跳古的輪舞吧。我在這裏受施診的水療治電氣療治及其他種種的治療。水療治尤其是難得的，是用浴池和淋浴的。一去淋浴，身子就好像揉斷一般，湃湃地由唧筒口注出來的水，全身好像被穿通一般。因此我是像牛一般的吼的呢。心地實在是說不出的好過。

再會，我吻你們，擁抱你們，永遠的愛你們。千

祈珍攝，我很好。革命的敬禮，馬爾賽。”

她摺了信紙放入信封內，封好了信。因為找不到鉛筆，將發熱的頭支於兩手上（肘抵在桌上，用掌支着下顎）好像看到了想都想不到的東西而驚異一般，呆然的浸沉於內心的昂奮中，但是因為心地爽快，在信中充分的說述所感，髣髴是一種叫跳，講有趣的神話的心緒。現在現於她的眼前的，有紡績職工的小都會，煙突上黑煙濛濛的灰色的天空，人行路與遊園地的蒼翠欲滴的白楊和菩提樹，儲藏室一般的俱樂部，少年義勇團，和參雜在少年團等之間，眼睛圓溜溜的指揮者的自己之形態。

透過到露台去的開着的門，傳來飄近濱邊的浪音，在遠遠的海面上浮號鐘在響，市街曲角上的擾擾的電車，發出弛緩的聲音。軍艦的時鐘在鳴，但一聽到這鳴聲，就覺得軍艦的水手們，好像是不寢不息的，不絕的看守着那夜中遠遠的海面一般。

電燈的周圍，小蟲交飛，大黃金色的蛾鼓羽飛舞，在這擾攘的聲音的靜寂之底，這種嚙嚙之聲，完全辨不出還是有翼的微生物在鳴呢，還是遠遠的郊外的歌聲之餘韻呢。到廣場裏去的蹣跚的足音，微微可聽，也辨不出在那裏，人聲鼎沸，女孩兒似的笑聲在響。

“啊啊，馬爾賽，馬爾賽！世界不是美的，人生不是有趣的嗎？爲什麼你閉住在這火柴匣一般的房內而抱着癡想的呢？”

她聽到了這樣的內心的細語，深深的滿胸的吸了一口氣，漫然的放下兩手，不知所云的歡喜之情，悄然的靜下去了。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進來的時候，歡喜之波，還在馬爾賽的心中作響，好像由泉水中流出來的清水一般，由心中流露出來，在眼底可以看到琥珀色的溼潤，瀰漫於天和海之間的星露，和淼漫動盪的空氣之浪相合，充滿了一室。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戰戰地走近馬爾賽，撫慰地抱着她，柔和地摩她的髮，親切地將掌托她的下顎，使她的臉仰起，浮出母親一般的微笑，凝視着馬爾賽，接了一個長時間的親愛的吻。

“我的馬爾賽，我的青春！”

馬爾賽兩手抱着彼得羅維那，快樂極了，發出如小雞一般的叫聲而笑出來了。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我的伯母！”

“怎麼了？噯，什麼？”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心神是多麼的舒適啊！心緒為什麼這樣暢快的呢？以前沒有這樣的事的……也許我在分解了呢……也許受到小資產階級性的毒害……。也許因為空閑而俗化了。可是這樣的氣分，在工場中作工的時候是沒有的，在工場裏這樣的氣分是不會發生的。……”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輕輕的解了馬爾賽的手，笑着說：

‘晚餐已經爲你拿了來，請吃罷。你腹中不是空空如也嗎？’

馬爾賽一看，桌上放着兩隻碟子，一隻是油煎肉和馬鈴薯，還有一碟是肉饅頭和盛着牛乳的杯。她快樂地笑嘻嘻的立起身，旋動着上半身，開始在碟上貪心的吃。

“啊啊，爲什麼這樣要吃的呢……。肚裏的蟲骨碌碌的在叫哩……”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將藤椅子拉到門口，像老人似地坐下，因爲安頓她的病腳，費了些時間，於是沉着地說道：

“這晌，年青們的生活看來都不好，都元氣也沒有了，失了健康，惱於神經病，十八九歲的人，大概不成爲殘廢，也變作乾涸無力像老人的樣子。就引保養院爲例看起來，保養着的三分之一強是青年××團員，但都完全爲種種的生活所疲憊，如老年人的顏色。像馬琴的何止一人。但是，你比別人，

卻有優異的地方哩。”

“我？是的，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在我的體中，有一百馬力呢……。千萬不要來觸犯我，一觸犯就要用後腳蹴的哩。”

“年青的時代，普通都是跳笑諧謔的過活的，但你也是廢人或精神病者的候補者呢。”

“也不全是如此，這不說得太異甚嗎？依伯母所說，那末暴漢也是精神病者嗎？我是排斥那種傢伙的。那些都是假的沒用的男子……。爲什麼這樣的想吃的呢，咽喉咕咕的在響呢。真討厭……伯母，你要說我是瘦馬吧？”

“等一等，不久你也要變作瘦馬哩。現在受治療而回復健康，但一離開了這裏，背負着種種社會事業的重責，立即骨節疼痛，過了半年，一定又要被送到不知那裏去療養去呢。將才你談到暴漢的事情，但一考爲什麼會變得如此，也畢竟是不能使青年滿足的緣故。是由於不接近青年，不知青年的

要求，不考慮青年的年歲與發達程度的緣故。車上積着重百蒲特的貨物，叫馬拖，我是不能看那馬的苦痛的。馬在轅中不論怎樣的拉腳，也是一點不動的。因此就用鞭打，用棒敲。對於青年的措置也是這樣的，這樣的措置我是反對的。祇一看怎樣教育少年團，那步調，大鼓，官僚主義，兵營組織，使少年團們不由這樣的××生活中逃出，我覺得有點奇怪。稍許還應該有些藝術——音樂，詩歌，或是有趣味的遊戲的必要。那也不是形式的，也不依訓示的，不是真正高尚的藝術是沒用的。而且愛自己的工作，博學而有能的教育家，是最必要的。啊啊！不論看那裏，都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機械主義，無學文盲，非文明等在猖獗。”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這樣的見解，是知識階級的妄論，伯母不知道嗎？這完全不是布爾塞維克的見解。”

“馬爾賽，我不能立在別的觀點上。認我爲資

本主義的女子，種種的誹謗我。我也許是由現在的生活而落伍了吧。”

“噯噯，是呢，很落伍了呢，各種的事情都不知道。”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冷清地笑了一笑，避眼於行將消去的黃昏的蒼茫中，默然不響。

“馬爾賽，去散一回步，確是好晚上哩！”

馬爾賽爲意外的話所驚覺，動着兩手，睜大眼睛，凝然的看蘇斐亞·彼得羅維那。開着要想叫一般的口，偶然的一拐，用着認真而忙迫的調子說：

“啊呀，我真是糊塗蟲，真的太糊塗。是非把信送給少年義勇團們不可的呢，我真完完全全變作呆子了！”

說着，拾起鉛筆，立着，在信封上寫了收信人的名字，突然不知在那裏取出了郵票，黏上。

“我一定介紹伯母於少年義勇團們。全部二十八人，工作日在進展。伯母所說的缺點，當然很顯

著，不過，我們是貧乏的侶伴，費於文化事業的餘裕是一點也沒有的。伯母爲什麼不能諒解這種事情的呢？”

蘇斐亞·彼得羅維那沒有看馬爾賽的臉，冷靜地微笑道：

“剛纔馬琴要來看你，但是我不叫他進房來。一定還在樓下等你哩！”

14

沿正面大門的兩側，並列着密接於林木繁蔭的周圍的公凳，這上面男女患者並肩接膝的坐着。頭門口雖然是擾攘雜沓的話聲，但在這公凳上的話聲卻鬚鬚是輪舞時的一般，愉快可聽，許多女子或則發出清脆的尖聲，或則高笑。眩眼的二隻大電燈，明晃晃的照着人羣和柏油的人行路，人行路對面敷着圓石的車道，閃閃的發出珠光。如箒的三角形，如松明一般燃着——近的樹影，半面明耀，半面黑暗——枝與枝間的黯黑中，有時射出如閃的光芒，遠的三角形，祇有如舞躍於空中的陰鬱的各枝之尖端，是明耀的。在人行路上，患者們也前

前後後的在散步消遣。廣場的對面，電影館的照明，照耀如同白晝，以這火光為背景的某將軍的銅像的黑影，好像一座小會堂。在電影館門口，水兵赤衛兵市民等擁擠不堪，其中的少女們，恰如白色的花。遠遠的大街上，傳來了渾然的雜音，馬蹄得得可數，電車轟轟在響。

附近濱邊的園裏，有在彈琵琶的；很像古代寺院遺跡的埠頭的彼方，波聲啞啞的在響。

這是很氣悶的靜寂。因此發生了要到那沒有人的遠方去望星聽禱的心情。

馬爾賽走出入口的階段，迴視四處，不見馬琴，在後面的大門口，楷伊基那大聲的說道：

“纖維工場裏，女子是社長，都現示出男子以上的手腕。但是我要去做托辣斯的監督，給你們看看種種的機構。我們在國內戰爭握不到權力，要用自己敏活的手腕，去占領司令的高位。”

馬爾賽由階段上翻然跳下，快步的沿着人行

路到公園方面去。正行間，一個大喉嚨的男子聲，用着談諧又當真的調子，這樣的叫道：

“喂，馬爾賽，美姑娘！快點去，馬琴在公園裏散步，好像寂寞不堪哩！”

這聲音一停止，一羣的人們突然的笑起來了。

公園裏也是氣悶，咽喉因為灰塵的緣故乾得要裂了。年青們成羣的踏起塵頭兜圈子，以水兵和不良少年為多。胸口都是裸露的，到處可以聽到少女們的哄笑。在橫過並木路的銅線上，帶着塵埃的罩中，電燈發出鈍光，各電泡周圍的空氣，拖出黃色的廣幅的半圓。受着這電燈光的女子的臉，顯得十分美麗，是肉感的不是平平常常的了。在那近微黑的灌木林的地方的公凳上，疲於酷暑，汗污滿身的人們，頹然坐着。大概他們是牽了全家族，踱到這裏來，喋喋的共話日常俗事的吧。他們是在多年之間，踱到這裏來，這樣的享樂夢一般的安靜與閑暇的。由他們的陶然忘憂和悠遊自得的樣子判斷起

來，革命，國內戰爭的慘苦時代，和飢饉之類，好像忘得乾乾淨淨了。關於現在的事象，他們是一點都不知的，而且也不想知道，祇是每天過安穩日子，有時像濱邊的波一般，雖有單調的來去，但是不去顧到爲政者的措施的。

馬爾賽走到海岸有大理石欄的方面去一看，在欄上也是肩並肩的坐滿了納涼人。她沿着大理石的石級，走下到爲波所飄洗的三和土做的石疊上去。海色蒼茫，展於脚下，洪洪作響，潮水活潑地流入於石疊的罅隙和窪中，波每退去的時候，恰如小川一般悄然的流出去。遠遠的黑暗中，眩眼的火花，閃閃地發青光。立着眺望海面，心緒覺得有些難過。

今日所發生的事情，覺得是些末的朦朧的往事，而瀰漫於夜空的黑暗，和濤音洪洪毫無際涯的海面，卻是偉大不可解的東西。

馬琴不知由那一側過來，出現於黑暗中，馬爾

賽知道是他，並不驚慌。

“做什麼，姑娘？神志清楚了，就爬出來了嗎？”

說着，疏遠地慳貪的他，不去看馬爾賽，祇注視着眩眼的海面 and 迅速的電光，他的聲音好像是戰戰然的，身上滿是汗臭和灰塵氣。馬爾賽也默然不響，也不去看他，心中含憤，血液飛漲，頭涔涔然了。

“這到底是什麼意味，什麼原因？”

“沿岸散步去罷，因為有人造石鋪着的，平滑地走走也好，坐着聽濤音也可以。”

他慌張的捉住了馬爾賽的腕，即又推她的臀部，使她前進。這樣醜惡的態度，使馬爾賽吃驚，滑脫了手立着不動，胸中痛得要哭出來了。

“耶沙……做什麼？發瘋嗎？耶沙。”

馬琴笑着，再執拗地慌張的把住她的腕，拉到暗中去。他的手勢和步調，有似暴力一般的異樣的昂奮性。她為他的手和昏黑所怖，心中隱隱的有禍

事的豫感。

“拉我到那裏去？我不高興！放了我再說……。
故裝癡癡做什麼！”

“祇要走好了！……沒有什麼喋喋之必要……
真是貞操堅固的風度。天真的處女的笑聲。和卡德
愛夫臥在草上享樂自然的景色是很舒服的吧？女
子這種東西，都是一個模型製出來的，和牝雞一
般，喜歡被玩弄的。”

崖上的公園，散步者們的聲音，幽微混雜。上
面相近的地方，少女們嘻嘻地在笑，聲音尖脆。在
前方的黑暗中，有吹着神祕的口笛的，有竊竊私語
的。

“耶沙！說得太不成樣子，我不要聽這樣無禮
的話……放手吧。”

“走，走！”

馬琴回頭向後，嘿嘿的發笑，這種變態的笑，
是帶着惡意的醜的，使馬爾賽的胸中起了不安之

念，她慄然的縮身，陷入於恐怖之念和胸中的難過中了。

“即使是××女子青年同盟員，女子總之都是一套貨色。對你客氣像對馬爾格利泰一般的我，真是頭等阿木林！女子這種東西，總而言之，是性慾旺盛的貓！”

馬爾賽感到寒意，要想執住那緊張於腦髓和心臟之間的一縷細絲，但是不能。可是這一縷細絲之中，是編入着一切的一切的，這是非立即去攫住不可的。如果這細絲而切斷了，那末馬爾賽就滅亡，全世界也就永久的消失。她覺得自己的身子，髣髴已溶解於這黑暗與波濤中而香消玉隕了。

這不是以先的親愛知心永遠的馬琴。那個馬琴是死的了——說不定是今朝死的，或許是數日前死的。回想到煤油燈特別點得明耀的晚上，兵隊捉住了父親帶同向暗中出去，將半裸體的她由牀上拖落的光景，到現在還使她怦怦的心跳，但是手

臂爲馬琴拉去的刹那，也是非常恐怖的。置心托腹的親友，因着不可解的原因，而突然野獸化了，真是……

她像孩兒一般，想偷偷的離開時，他的手痛痛的壓上肩頭，手是凜凜的在抖。

“糊塗的我，徘徊於你的周圍三禮拜了。我以爲最初給我以真正的人類愛的喜悅的女子，若是協同的工作，那末一定是給我過美滿愉快的日子的女子吧。我關於組織運動的一切思考；和非在這閑暇時期做成的自己的工作，都托你的福，完全忘去，恰如無職者一般，徘徊徜徉，連到走進這裏的青年××團去都不高興了。但是今天，我完全明白了，你是輕佻浮薄的東西，一見男子就會發生關係！”

“那是誤會的，那是造謠……說這樣無禮的話是不答應的，好，到那面去，我已……”

“喂，姑娘，請息怒。我是絲毫不爽的看到了。

說是卑劣就算是卑劣，我像偵探一般，由遠遠的看着的。現在，可以隨我的便來處置你這個傢伙了。」

說着，他兩手抱了她，喘着氣，踏着砂礫，拉向削立的岩石方面的黑暗中去。

馬爾賽聽到馬琴最後的話，感到喘氣一般的呼息和不像人樣的手勢時，立刻神志鎮定。她碰到少年團們的談諧惡作劇的時候，就手足無措，變作毫無機智的膽怯者，但一有危險迫來，或是那一個同志想支配她的時候，就立刻緊張大聲高叫，這是常常如此的。……這時馬爾賽不是意識的，全身的一無自覺的沸騰於體內之力——感到自己是比馬琴要強。馬琴已不是馬琴，是非與之鬥爭不可的仇敵了。因此她由他的手中掙脫了身子，用力的敲他的臉。馬琴咬牙切齒，困痛踉蹌，可是仍用戰慄的手捉住了她。她又敲他，用盡平生之力的掙扎，由他的手中脫離。惱怒混亂的她，胸口跳動，又擺出門爭的身段，很很的立在他的前面。

“混賬東西，豬糞，斫你的手，識相點，像人樣點。和你這樣的畜生是說話都不高興。”

受到晴天霹靂的馬琴，因憎惡而戰慄心跳，如急病人的墜擊的臉，由暗中看她。馬爾賽悲憤填膺，急急的哭出來了。

“馬琴……這到底爲什麼？……爲什麼那樣的說？……”

因憎惡而戰抖的馬琴的手，顫顫地伸向她身邊去。敲她，想使她殘廢，扼她的咽喉。她祇有一個人——如狂風中的微塵一般毫無依賴的一個人！

也不是黑暗中叫出來的，也不是馬爾賽的肚裏叫出來的，卻是楷伊基那的聲音，大聲的喊道：

‘馬爾賽……在那裏？馬爾賽……’

意識不定的時候，馬爾賽看到了由岩中跳出一個全黑的裝着如翼形的影來。這時，不知誰踏了她的脚，就墮倒了。因爲痛，她啊的叫了一聲，一隻黏膩臭穢的手，捫住她的口，着地的拉她到石上，

撲的把她投入溼淋淋的岩穴中去了。

她像魚一般，泥污滿身，屏着氣，抓住了一隻大手。在貼近，也有重疊的陰影，像犬一般的亂咬狂吠。這瞬間，她聽到了馬琴的嘆聲。

“諸君……你們做什麼？諸君！”

“打，打！……打上去……大家哄上去……”

這時候，跌跌拍拍的敲擲聲和呻吟聲起來了。

馬賽爾的眼中，明瞭而且很銳利的看到閃爍的微細的事情，例如滑滑的鼻子，厲出牙齒歪着的唇，橫蠻的人的裸肩，髻髻要由岩上脫下來的叢叢的灌木等……。還有永不會忘記的明瞭的：

……把咽喉的地方……挖眼睛……用石子……非常坦然的而又窮凶極惡的叫聲。

但是，手擦過溼貝殼堆上，指在將要仆在她的身上的青年的下顎滑過時，好像脫了力氣一般，撕破了男子的皮膚和襯衣。

不意的一隻腳觸着了一件可靠的支撐物，因

此用盡全力，轉身於一方。青年狂吼，屏息，暴糙地抑她的胸和脚。當她用最後的力而翻身的時候，這個汗污的肉塊，橫倒在地，因痛和怒而啊的叫了。

馬爾賽像鳥一般由地上躍起，絞出拚命的聲音。

“楷伊基那！到這裏來………。楷伊基那姊，救救……”

但是，楷伊基那，不跑到黑暗中去，卻向着狂吠互咬的大羣中去了。

“啊啊，你們是暴徒，爲什麼要這樣，啊啊，你們是狗。楷伊基那姊！……”

這時看見在溼穴中苦悶她的青年又衝進來，忙向旁閃開，又去衝他。青年扯住了她的衣服，蹣倒，二人扭作一團。她極力的握住身子非常重的青年的兩手，喘喘的呼吸，而被壓在底下。她的肺因爲發出尖聲要破裂了，不久就停止了呼吸。

突然楷伊基那慌張的聲音，在她的近旁如雷

的震動了。似乎一個大波飄過了馬爾賽而打到高處去了。正恍惚間，她已在強大而柔軟的手中震顫，淚流滿面的咽咽地在泣了。

閃閃的光射入眼中，她回復了意識。這時電燈的弱光和發熱的塵埃中，看去如幻影一般人們，都走近她這裏來了。忽然在頭上近處有一線的星光，條又消去。繁茂的樹影，好像是活的一般搖曳着落在她的身上。人羣擁擠擾攘，足音雜響，繞着她，眼光閃閃的許多面孔在喧囂的話聲中，變成一個醜怪的大臉。但又分解為種種的臉，恰如惡夢中討厭的物象一般，使她困惱。但不久，她明白了自己是在公園裏，而這些人們，都是為好奇心所唆，和為不安的同情而跑來看她的散步者們。

她大踏步的走，但是滯溼而散亂的頭，像死了的一般，向後面垂着，面無血色，眼不轉瞬，呆然的像木雞一般。集於周圍的人們，睜着驚目，望她的臉，怕着不敢去碰她的身子。污泥的鞋子，緊貼着

身子，因冷而抖，沒有看到一淘在走不知爲何事而高叫的楷伊基那，也不見淘淘地執了手的馬琴。馬琴完全不是耶沙而是別人的樣子，陪着馬爾賽的旁邊走——他的姿勢，像苦悶的病人，面上爲血所污，血滴斑斑的濺在胸口和魯巴雪卡上。

走出公園的時候，楷伊基那慌張的把住馬爾賽的肩膀，討厭地拉過去說：

“乖乖！明白了嗎？真正的！…… 噯，有這樣的情形的……。喂，馬爾賽，馬爾賽……。我若不豫感到不幸，那末我能爲你而鬥爭的嗎？我聽到了你的聲音，是你的幸運，否則，你現在像屍骸的倒了吧……。真是好得了不得的一個好教訓，我很滿足哩……怎麼啦？你所謂的‘平等’在什麼地方？哈哈，哈哈！”

但是馬爾賽沒有聽進楷伊基那的話。祇是胸中燃着憤怒的火焰，用着滿胸的全身的氣力叫道：

“我要給那個壞蛋一點顏色看看…… 一點顏

色看看……”

但是身戰舌結，祇這樣的說：

“這樣的生活成功的嗎？…… 楷伊基那同志，這樣的事情容許的嗎？……非鬥爭不可，楷伊基那……。非撲滅這樣的惡魔不可。”

楷伊基那怒憤噪急，直撞耶沙的肩。

“死到別地方去！……不論那裏隨你便！……一見狗臉就要作嘔……。不要第二次再觸我的眼，喊，走……”

耶沙慄慄地如哀求一般看着馬爾賽，由她的手中離開，夢囈似地說：

“喂……馬爾賽！請勿要怕，馬爾賽！我有種種的話要說……。請許我……。噯，馬爾賽，對不起……”

軟弱的被運命註定了的他！慳攣着肩和頭，向前面走去了。但是，馬爾賽孩兒似地，急急的和藹的在背後叫道：

“沒有關係，馬琴……。沒有關係呢……。
請勿要介意……。祇是那樣的舉動是不好的哩
……。親愛的馬琴！……”

也不知爲了什麼，笑了出來，但也不是笑，是
哭了吧。

楷伊基那用着粗野的和藹，將馬爾賽拉到自
己的方面去，發出照例的大聲：

“噯，噯，沒有喋喋不休之必要……。小心點，
否則又……”

近人行路的門的對面，停着一輛馬車。馬如火
一般光澤，豎鬃長嘶。卡德愛夫攜了提箱和鋪蓋，
由門中出來了。

由黑睫毛的下面，以驚駭的目光向着血污的
馬琴，放好行李於馬車，就走到他那面去。

“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馬琴如盲人一般，通過他的旁邊，一語不答。
看到馬爾賽與楷伊基那的時候，卡德愛夫正

坐上馬車，尖聲的高叫馬車夫：

“好啦……去罷！趕得快點……”

馬車夫搖着鞭，車子就軋軋軋的跳着，向半明半暗的那面消去了。

可是好容易像重病人似地走着的馬琴，現出茫然的眼色，走進自己的寢室，頹然的倒在牀上了。他將血污的臉壓到枕上，縮着身，患瘡疾一般慄慄戰抖，用齒咬裂枕衣，發出苦痛不堪的呻吟。

完